

# 游目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 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沈从文 著

# 游目集

(小说部分)

沈从文著

# 目 录

腐烂 .....	1
夜的空间 .....	21
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.....	30
平凡故事 .....	61

## 腐 烂

晚风带着一点儿余热从××吹过上海闸北，承受了市里阴沟脏水的稻草浜一带，皆放出一种为附近穷苦人家所习惯的臭气。在日里，这不良气味，同一切调子，是常使打扮得干净体面的男女人们，乘坐×路公共汽车，从隔浜租界上的柏油路上过身时，免不了要生气的。这些人皆得皱着眉毛，用柔软白麻纱小手巾捂着鼻孔，一面与同伴随意批评市公安局之不尽职，以为那些收捐收税的人，应当做的事都没有做到，既不能将这一带穷人加以驱逐，也不能将一带龌龊地方加以改良。一面还嗔恨到这类人不讲清洁，失去了中国人面子。若同时车上还有一个二个外国人，则这一带情形，将更加使车上的中国人感到愤怒羞辱。因为那抹布颜色，那与染坊或槽坊差不多的奇怪气味，都俨然有意不为中国上等人设想那么样子，

好好的保留到新的日子里。一切都渐渐进步了，一切都完全不同了，上海的建筑，都市中的货物，马路上的人，全在一种不同气候下换成新兴悦目的样子，独有这一块地方，这属于市内管辖的区域，总永远是那么发臭腐烂，极不体面的维持下来。天气一天不同一天，温度较高，落过一阵雨，垃圾堆在雨后为太阳晒过，作一种最不宜于鼻子的蒸发。人们皆到了不需要上衣的夏天了。各处肮脏地上，各处湫陋屋檐下，全是蜡黄的或油赭色的膀子。茶馆模样的小屋里，热烘烘的全是赤身的人。妇女们穿着使人见到极不受用的红布裤子，宽宽的脸，大声的吵骂，有时也有赤着上身，露出下垂的奶子，在浜边用力的刷着马桶，近乎泄气的做事，还一面唱歌度曲。小孩子满头的癣疥，赤身蹲到垃圾堆里检取可以合用的旧布片同废洋铁罐儿，有时就在垃圾堆中揪打不休。一个什么人——总是那么一个老妇人，哑哑的声音，哭着儿女或别的事情，在那粪船过身的桥下小船上，把声音给路上过身的人听到，但那看不见的老妇人，是也可以想象得到那皱缩的皮肤与干枯的奶子，是裸出在空气下的。

还有一块经过人家整顿过的坪，一个从煤灰垃圾拓出的小小场子，日里总是热闹着，点缀到这小坪坝，一些敲锣打鼓的，一些拉琴唱戏的，各人占据着

一点地位，用自己的长处，吸引到这坪里来的一切人。玩蛇的，拔牙的，算命的，卖毒鼠药的，此外就是那种穿红裤子的妇人，在各处赤膊中找熟人，追讨在晚上所欠下的什么账项，各处打着笑着。小孩子全身如涂油，瘦小的膀子同瘦小的腿，在人丛中各处出现，快捷如狗，无意中为谁撞了一下时，就骂出各样野话，诅咒别人安慰自己。市公安局怎么样呢？这一块比较还算宽敞的空坪不为垃圾占据，居然还能够使一些人在这上面找得娱乐或生活，就得感谢那区长！

这时可是已经夜了，一切人按照规矩，皆应当转到他那住身地方去。没有饭吃的，应当找一点东西塞到肚子去；没有住处的，也应当找寻方便地方去躺下过夜。那场子里的情景，完全不同白天一样了。到了对滨马路上电灯排次发光时，场子里的空阔处，有人把一个小小的灯摆在地下，开始他的与人无争的夜间生活。那么一盏小小的灯，照到地下五尺远近，地下铺得有一块齜齜的布，布上写得有红字黑字，加着一点失去体裁的简陋的画。一个象是斯文样子的中年人，就站到灯旁，轻轻的唱着一种诗篇。起了风，于是蹲下来，就可以借了灯光看出一个黄姜姜的脸。他做戏法一样伸出手来，在布片四围拾小石子镇压到招牌，使风不至于把那块齜齜布片卷去。事情做完

了，见还无一个人来，晚风大了一点，望望天空象是要半夜落雨样子，有点寂寞了，重复站起来，把声音加大了一点，唱《柳庄相法》中的口诀，唱姜太公八十二岁遇文王的诗，唱一切他能唱的东西，调子非常沉闷凄凉。自己到后也感觉得这日子难过了，就默默的来重新排算姜尚的生庚同自己的八字，因为这落魄的人总相信自己有许多好运在等候。

这样人在白天是也在这坪里出现的。谁也不知他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里，谁也不想要知道他的来处。望到那姜黄的脸，同到为了守着斯文面子而留下的几根稀疏的鼠须，以及盖到脑顶那一顶油腻腻的小帽子，着在身上那油腻腻的青布马褂与破旧的不合身的长衫，就使人感到一点凄惶。大白天因为人较多，这斯文人挥着留有长长指甲的双手，酸溜溜的在一群众生包围中，用外江口音读着《麻衣》、《柳庄》的相法，口中吐着白沫，且用那动人的姿势，解释一切相法中的要点。又或从人众中，忽抓出那预定好了的一个小孩子，装神装鬼的把小孩子前后看过一遍，就断定了这小孩子的家庭人口。受雇来的孩子，张大着口站在身旁，点点头，答应几个是字，跑掉了，于是即刻生意就来了。若看的人感到无趣味（因为多数人是知道小孩子原是花钱雇来的），并且也无钱可花到这有神眼铁嘴的半仙身上时，看看若无一个别的

什么人来看相，大家也慢慢的就走散了。没有生意时，这斯文人就坐到一条从附近人家借来的长凳上，默默背诵渭水访贤那一类故事，做一点白日的梦，或者拿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轻轻的读着，把自己沉醉到诗里去，等候日头的西落。有时望到那些竞争到吸引群众的卖打卖唱玩戏法的人，在另外一处，非常的热闹敲锣打鼓，人群成堆的拥挤不堪，且听到群众大声的笑，自己默默的坐到板凳上出神，生出一点感想。不过若是把所得的铜钱数着，从数目上，以及唧唧的声音上，即时又另外可以生出一点使自己安慰的情绪，长长的白日，也仍然就如此的过去了。

到了夜里时，一切竞争群众的戏法都收了场，一切特殊的主顾，如象住在租界那边的包车夫同厨子，如象泥水匠，道士，娘姨，皆有机会出来吹风白相，所以这斯文人乐观了一点，把灯点上，在空阔的坪里，独自一人又把场面排出来了。照例这个灯是可以吸引一些人过这地方来望望的。大家原是那么无事可作，照例又总有一些人，愿意花四枚或四十枚，卜卜打花会的方向，以及测验一下近日的运气。白日里的闲话，一到了晚上就可以成为极其可观的收入，这军师，这指导迷途的聪明人，到时他精神也来了。因为习惯了一切言语，明白言语应当分类，某种言语当成为某种人的补剂，按到分量支配给那些主顾，于是

白天的失败，在夜里就得到了恢复机会了。大约到九点十点钟左右时，那收容卖拳人玩蛇人的龌龊住处，这斯文人也总是据了一个铺位，坐在床头喝主人为刚冲好的热茶，或者便靠到铺上烧大烟消磨上半夜。他有一点咳嗽的老毛病，因为凡看相人在无话可说时，总是爱用咳嗽来敷衍时间，所以没有肺癆也习惯咳嗽了。他得喝一壶热茶，或吸点烟，恢复日里的疲劳，这也是当然的。到了半夜，听各处角落发出愚蠢的鼾声，使人发生象在猪栏里住的感觉，这时某一个地方，则总不缺少一些愚蠢人们，把在白天用气力或大喉咙喊来的一点点钱，在一种赌博上玩着运气，这声音，扰乱到了他，若是他还有一些余剩的钱，同时草荐上的肥大臭虫又太多，那么自己即或算到自己的运气还在屯中，自己即或已经把长褂脱下摺好放到枕边，也仍然想法把身子凑到那灯下去，非到所有钱财输尽，绝不会安分上床睡觉。

天气落雨，情形便糟了。但一落了雨，所有依靠那个空坪过日子的各样人，都只好在同一意义下，站在檐前望雨，对雨景发愁。斯文人倒多了一种消遣，因为认得字，可以在这时读唐人写雨景的诗。并且主人有时写信，用得着他代笔，主人为小孩发烧也用得着他画符。所以这人生活，与其他人比较起来，还是可以说很丰富而方便的。一面自然还因为是夏天，夏

天原是使一切落魄人皆方便的日子！

如今还没有落雨，天上各处镶着云，各处檐下有人仰躺着挥蒲扇，小孩子们坐到桥栏上，望远处市面灯光映照到天上出奇，场中无一个主顾惠临。

在浜旁边，去洋人租界不远，有乘坐租界公共汽车过身时捂鼻子一类人所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，一排又低又坏的小小屋子，全是容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抹布阶级的朋友们所住。如鱼归水，凡是那类流浪天涯被一切进步所遗忘所嘲笑的分子，都得归到这地方来住宿。这地方外观既不美，里面又肮脏发臭，但留到这里的人总是很多。那么复杂的种类，使人从每一个脸上望去，皆得生出“这些人怎么就能长大的”一种疑问。他们到这里来，能住多久，自己似乎完全无把握。他们全是那么缺少体面也同时缺少礼貌，成天有人吵闹有人相打。每一个人无一件完全衣服或一双干净袜子，每一个人总有一种奇怪的姿势。并不是人人都顽强健康，但差不多人人脾气都非常坏。那种愚暗，那种狡诈，那种人类谦虚美德的缺少，提及时真是使人生气。

到了这时节，这种住处是已容纳了不少白天那种走江湖的浪人。

主持这住宿处的，是许多穿大红洋布裤子妇人中最泼悍的一个，年纪将近四十岁了，还是常常欢喜

生事。这妇人日里处置一些寄宿人的饮食，一面还常常找出机会来，到别的事上胡闹。夜静了，盘算一切，若果自己挑选了一个男子，预备做一件需要男子来处置才得安宁的事，办得不妥，就毫无理由的把小孩子从梦中揪起重打一顿，又或在别的事上拿着长长竹竿，勒令某一个寄宿男子离开这屋里。主人小孩子年纪九岁，谁也不须考问这小东西的父亲是什么人。小孩子一头的疥癩，长年总是极其龌龊，成天到外面去找人打架，成天出去做一些下流事情。他白日里守着玩蛇人身旁，乘人不注意时，把蛇取出来作乐，或者又到变戏法的棚后去把一切戏法戳穿。与人吵闹时，能在年龄限制以外的智慧中，找出无数最下等的野话骂人，又常常守着机会，在方便中不忘却盗窃别人的物件。

照规矩，在这类住宿地方，每人应于每天缴纳十一枚铜子，就可在一张破席子上躺下来，还可以花一个十文，从茶馆里泡茶，把壶从茶馆里借来，隔天再送回去。有些住客，带得有行李，总象是常常要忘记了这茶壶不是自己东西，临走时把它放到自己行李里面去。茶壶不见了，隐藏了，主人心里明白，问了又问还是不见，于是就爽快的伸手到那小小行李中去把壶检察出来，一面骂出一些不入耳的话把客人轰走。客人在这样情形下，也照例在口里骂出一种野

话才愿意出门。这些人，又或者无意中把茶壶摔碎了，大家就借此大吵大闹，结果还是茶馆中人来骂一阵，算是免去赔偿的代价，吵闹才能结束。

他们住处也有饮食，可是吃主人办来的伙食，总只是那初次来此的人，其他的人是不吃主人东西的。这些人的肚子里，因为照例也得按时装上一点东西，所以附近各处，总不缺少贱价的食物。发臭的，粗粝的，为苍蝇领教隔日隔夜变了颜色还来发卖的一切食物，都可以花钱买到的。上等人吃饼糕，这里也有一种东西仍然名叫饼糕。上等人吃肉，这里也有肉。上等人在暑天吃瓜，要开心又来一点纸烟同酒，这里也还是满盘的瓜同无数的纸烟，无量的酒。总而言之，租界上所有的一切吃喝哄口的东西，这区域是并不因为下贱就无从得到的。他们吃什么这些人也吃什么，不过所吃的东西，稍稍不同罢了。譬如酒，那些用火酒和水掺混的东西，用瓶子装好，贴上了店家招牌，又在招牌上贴了政府的印花税小小票子，酒的颜色还有红有绿，难道这东西不是已经很象酒了么？他们得了点钱，把这样酒买来，吃得大醉后，不是寻事打闹，就是纵横的吐呕，每个人好在总是那么吃腐东西，受风雨虐待日子太久，酒精的毒又不会一时发作，所以开铺子的把印花税贴足，良心也就非常安宁，不问这酒的一切影响了。

这斯文人是也住到这样地方有了些日子的。

在寄宿处不远，过斜街，还有公安局派出所一处。市公安局是从没有忘记这地方还有这些活人的事情，他们从区长到巡丁，大家都记到这里是有人的，凡是一个活人，都应当按照生活营业向官厅缴纳一定的捐款，房捐，营业捐，路摊捐，小车捐，还有什么更好听的名字。他们都非常耐烦，不以数目很小就忘记过一次不派人来收取这神圣的国课的。好象卫生捐，治安捐，这一类动人名目，在这些地方也就仍然能够存在。地方既住得完全是一些下等人，一切都极不讲究，若不是常常有警务人员来视察沿滨情形，以及各家情形，还不知要成什么样子，所以卫生捐就应当收了。至于本区人口既杂乱不堪，动不动就要闹出事情，若非有几个治安警察，遇事发生，就把两造带去拘留到看守所，审问时用违警律处罚点小款到一切爱生事的人头上，警戒到下次，还不知每月要出多少乱子！

派出所巡警们，除了收捐日子较为忙碌，其他时节尚比较清闲，所以每遇到有什么事发生时，总是把人带局，拘留了半天，审问过后才开释的。站岗的巡警，则常常到茶馆去享受店主的一壶热茶，同熟人谈谈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新闻，消磨这个使人忍耐不下的长日。他们白天有时到那块近于竞技处的场子里，

走到相士边站站，又走到西洋镜的匣子边看看，各处往来。夜里则绕到这一个场坪，用警棍击打预备要在场内拉屎的各种野狗。照例这些无家可归的野狗，一见了这尊贵的公务人员，就夹了尾巴飞奔的窜到横街小弄内去了。

因为没有一个人，那斯文人独在灯边平地上站了半天，一个夜班巡警从横街走出，望到那情景，走过来看了一会，同相士谈了一阵闲天，有毒的蚊子叮在手背发痒，所以约莫十点左右，巡警的提议生了效力，相士就收拾了场面回到住处喝茶睡觉去了。

夜静后，许多在露天下赤身睡觉的男子，因为半夜来一阵行雨，都收拾到屋里去了，场子中静悄悄的无一个人。白日众生聚集的地方，这时显得宽阔异常。隔河浜的电灯，白惨惨的，一排排的，各个清清楚楚的，望到对河浜的事情，只是不说话。这时节空坪里来了一个卖饺饵的人，还停留在场坪中央不动，轻轻的敲打着手中的梆子，似乎是惟恐惊醒旁人样子，敲了一阵又沉默了。

粪船开始从滨河划来，预备等候装取区内的大便，船与船连系衔接磕磕撞撞到了所要到的地点，守船人皆从船头上了岸，向饺饵担架边走来吃饺子。雨已经早止住不落，天上出了月亮，许多地方看得出云在跑走，风从别处吹来时已经毫无日间余热了。

似乎是因为听到碗盏相磕的声音，从小街一端那巡警又走出来了，同时又从另外一个弄口也走出来了一只大狗。这两样东西皆不约而同的向饺子摊边走去。不到一会儿，巡警的一饼圆脸，便在饺子汤锅热气迷濛中有趣的映出；那只狗，却怯怯的要求讲和似的，非常谦卑蹲到一旁，看巡警老爷吃饺子了。到后又动了一阵儿风，卖饺子的已打了肩担走去了，粪船上的人皆到相熟的妇人小船上去了，只有几个生手无处可走，躺到浜边石级上小睡等候天明。场坪中剩下了巡警一人，嗅着从制革厂方面吹过来的臭风，他按照职务要绕这区域沿浜走去，看看是不是有谁从家中抛出一个死去的孩子，或这一类讨厌的事情。在职务上他有了一点责任观念，所以这时虽然极其适宜于同妇人在一个床上睡觉，他不好意思去找寻做梦地方。

一切是那么静，一切皆象已经死去，白日里看来小小的屋，这时显得更小了。一只猫儿的黑影子，从那平屋的檐头溜去，发出小小的声音，又即刻消失到黑暗里，这地方于是就象只有巡警他一个人是活人，独立到这天空下视听一切了。他走了又走，走到将近桥头地方，一个路灯柱旁边，见到了一个人形，吓了这个公务人员一跳。其实这仍然是预料得到的一种事情，这样天气，这样使人随处可以倒下去做梦的好

天气，一个人是并不出奇的事情！不过这时这公务员，正咯咯的翻着胃中饺子的葱气，心里想到一件不舒服的事情，灯柱下的一团人影使他生了一点照例要生的气了。他于是就壮着自己胆子，大声的叱问是什么人在此逗留。灯下的人，正缩成一团，坐在柱边睁大了眼睛，望到路灯上的一匹壁虎，盘据到灯泡旁捕虫情形出神。这是无家可归的小孩子，是许多这样孩子中的一个，日里因一件事情正为巡警打了一顿，到晚上找不到一个住处，凡是可以睡觉的空灶头都为另外的人占去了，肚子又空空的极不受用，这小孩子躺到一个棚下，看落雨过了，还想各处走走，寻一点可以放到肚子里的东西。走到了这里，见到那爬虫，小蛇一样很灵敏的样子，就忘了自己的事，坐到下面欣赏了许久。他这时正在心中打算，如何爬上去把那小东西捉来玩一阵，忽然听到巡警一声咤叱，这孩子以为爬电杆的事已为巡警看到，本能的站起来就飞奔的跑了。

这杂种，这不知父母所在，象是靠一点空气就长大了的小东西，对于这时所发生的事情，并不觉得是新鲜事情！他一面奔跑，一面还回头来望到后面，看看是不是要被追逐一阵。他这时正极无聊，所以虽然觉得害怕，也同时觉得有趣。本来追了几步，这巡警按照一个巡警的身分，就应当止住了步。可是今夜的

事稍稍不同了一点，这巡警无事可作，上半夜还喝了一杯酒，心头上多少有点酒意，看到小孩跑了又即刻不跑的样子，似乎对于自己的尊严有了一种损失，必须有所补充，就挥舞着他那一根警棍，一直向小孩子逃走的方向冲去。小孩子知道这情形不好，知道那警棍要到头上背上了，赶忙拉长了脚步逃走，想再跑一阵，就可以从一个为巡警所不屑走的脏弄堂里，获得了自己的安全。可是这场坪的尽头，正有许多坑，小孩子一不小心，人就跌到这水坑里去了。巡警听到了前面的声音，就赶到前面去，望小孩子在脏水里挣扎好笑。他就问他：

“做什么跑？”

这意思是好象说既不偷了谁的东西，为什么一见了巡警就想逃走。他为了证明这逃走不应当，简直是愚蠢行为，且警告他逃走就是有跌到水里去的理由，这公务人员且不去援救一下落在脏水里的小孩子。他看他怎么爬上坑来，如何运用他的小手小足。因为面前是这么一个不足道的小小动物，而且陷到这坑里惶恐无措，这时这巡警的愤怒已经完全没有了。因为问到小孩子为什么要逃走的理由，小孩子没有爽朗的答应，这体面人就用那带着神圣法律的意义警棍戳小孩子的头，尽小孩子在脏水中站起来又复坐下去。小孩子不知道应当如何要求这老总，又

没有一个钱，送给这公事中人，又不能分辩，说这个事是不应当的玩笑，就只很可怜的坐到脏水中，喊“莫闹莫闹”，摇着那瘦小臂膊，且躲避到那警棍。过了一会，巡警觉得在这地方，同一个这样渺小东西打闹，实在是无趣味，自己就唱着“老渔翁”调子扬扬长长走去了。

小孩子坐到坑中半天，全身是脏水，眼见巡警已经走去了，皮鞋声音远了，才攀住一点东西爬起来，爬出到坑上，坐在地上哭了一会。到后觉得哭也无益，这时决不会有一个人从什么地方过路，随手给一个钱，并且肚中有点儿饿，一切的行为，也使自己疲倦了，就望到远处天的一方电灯的光，出了一会神。他想到这些灯底下的人那些热闹情形，过一会儿又忽然笑了。他很奇怪那些灯同那些人，他知道在这些灯光下，一定是有许多人闹着玩着。一定有许多人在吃东西喝酒。还一定有许多人穿上新衣，在路旁那么手挽手，从从容容慢慢的走路，或者逗留在一些大窗口边，欣赏窗内的各样东西。窗内是红绿颜色的灯映照着，比白天还美观悦目。一切糖果，用金银纸张包裹，一些用具，呢帽子，太太们的伞，三道头的大皮靴子，小小皮夹同方圆瓶子，没有法子记清楚！烧鸡烧鹅都同活的一样神气，成串的香肠都挂在窗边，这些那些，值钱一百万或更多，总而言之是完全的放在

那里等候人来拿去随意吃用的东西！这究竟值多少钱，这究竟从什么地方搬来，又必需搬到什么地方去，他是完全不能知道的。他到过这类地方，也象别人那么恣肆欣赏过窗内的一切物品，因此被红头阿三打过追过，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。这时节是不是还有那样多人在那些地方，是不是还有红头阿三，他可不大明白了。但是，还有灯，当真是还有灯，那些光映到半空，如烧了天的一部分。

他看过这些，想起这些，记到这些，于是不久就有一个红头阿三的黑脸，在自己眼前摇晃，显出很有趣极生动的神气。照规矩，他要跑，这个大个子黑印度人就蹒跚的舞动着手上那根木棍头，追赶前来。“来，一过来就可以大杀一阵！”他记起拾石子瓜皮掷打这黑脸鬼子的事，当时并没有当真掷过，如今却俨然已把瓜皮打在那黑脸上，他乐了。“打你这狗命的！打死你这狗！打你鼻子！”是的，瓜皮是应当要打在鼻上才有趣味。他就坐在一个垃圾箱上，尽把这一类过去的事情，重新以自己意思编排一阵，到后来当真随手摸去，摸到身边一个柔软的东西，感觉很不同，嗅嗅手，发恶臭气味，他才明白了现在地位，轻轻骂着娘，于是一面站起一面又哭了。

天上的月亮斜了，只见到一颗星子粘在蓝蓝的天上，另外地方一些云，很悠遐的慢慢走动，这时有

一辆汽车，从桥上过去，车夫捏喇叭象狗叫。

他看到天上，他听到象狗叫的喇叭声音，却不大有趣味。他有点倦了，不能坐到有露水的场坪里过夜。得找一个有遮蔽处去睡觉，一面揉他的眼睛，一面向一条小弄堂走去。一只狗，在暗处从他身边冲过去时，使他生了气，就想追到这狗打一顿，追了几步过后又想想，这事无味，又不追了。他饿了，他倦了，什么办法也没有，除了蜷成一个刺猬样子，到那较干爽的地方去睡到天亮，不会再有更好的事情可作。他的身上一条裤子，还是粘上许多湿腻腻的东西，这时才来脱下了这裤子，一面又想到日里一些事情。

到后，他把这小小身体消灭到街角落的阴暗处，象是为黑暗所吞噬，不见了。

天还没有发白，冷露正在下降，睡在浜边石上的粪船夫中一个冷醒了，爬起身来，喊叫伙伴。这样人言语吝嗷到平常一切事上，生在鼻子下的那一张口，除了为吃粗粝东西而外，几几乎是没有用处了。他喊了伙伴一声，没有得到答应，就不再作声了。他蹲到自己粪船上去，卸去自己一切的积物，咚咚的响着，热屎落在浜中，声音极其沉闷。

从南端来了一只小船，从那桥洞下面黑暗处，一个人象是用一只看不见的手使船慢慢的移动，挨近了粪船。

一个妇人看不清楚面目，象是才睡醒样子，从那个小船的篷舱口爬到外面，即刻就听到船中有小孩子尖声的哭喊，妇人象毫不理会，仍然站在船头。

粪船上另一个船夫也醒了，望到那新来的船，不很明白是什么原因。

那船靠近粪船了，船与船互相磕撞着，发出木钝的声音，河中的水微微起着震荡。

“做什么？”

那妇人，声音如病猫，低微而又见出沉闷，说：“问做什么？一个女人尽你快乐。”

“什么事情？”

“你来，你来，”船夫之一明白这是什么事了。

“我弄不出钱。”

“你说谎话，只两只角子。”

“两只铜子也找不出。”

妇人还是固持的喊着，“你来！”

男子似乎生气了，就大声的说：“糟蹋我的力气，我不做这件事。”

妇人象是失望了，口中轻轻吹着哨子，仍然等待什么，要另作主张，站在船头不动。

那最先一位船夫蹲到船头大便完了，先是不做声，这时就想去到船尾去，看看妇人是什么样货色。两人接近了，船傍着船，妇人忽然不知为什么，骂出

丑话来了。

“不要么？”这样问着，却不闻有何回答。

隐隐约约的是那船夫的笑声。

过了一会，那只船，慢慢的，仍然看不出是什么原因，那么毫无声音的溜回到那黑暗阴沉的桥洞下去了。被骂过一些野话的好事船夫，毫不生气，就站在船上干笑。一枚双角可以过船上去做一种出汗事情，但一个钱不花，被他在一种方便中捏了一把妇人的胸部，这件事做得使自己很满意，所以他笑了。

过了一会，这只船为桥的涵洞所消灭，已经看不见影子，一种小孩子被打以后似的哭声却又大了。这声音尖锐的从黑暗中飘来，同时也消失在黑暗里，听到这个声音，知道那个方向同到理由，船夫还只是干笑。

另一个船夫蹲到浜旁，正因为无钱有点懊恼，就说：

“她生了气呢。她骂你，又打她的小杂种！”

“你怕她生气去赔礼罢。你一去她就让你快乐，不是这样说过了么？”

“她骂你！”

“……”

那一个不做声，于是这一个蹲在岸旁的，固持的说了三次“她骂你”，嘲笑到伙伴，自己也笑了。

这时节，不知道什么地方，有什么东西落到水里去，如一只从浜旁自己奋身掷到浜中去的癞蛤蟆，咚的一响，浜中的死水，便缓缓的摇动起来，仿佛在凉气中微微发抖，小小波纹啣着那粪船的近旁，作出细碎声音，接着就非常沉静了。

某个地方有一只雄鸡在叫，象是装在大瓮里，究竟在什么地方也仍然听不分明，两个粪夫知道自己快要忙碌做事了，各人蹲在一个石墩上，打算到自己的生活。天上有流星正在陨落，抛掷着长而光明的线，非常美丽悦目。

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作成，八月重改。

## 夜的空间

（一个平面的记录）

晚潮静悄悄的涨着。

江面全是一抹淡牛奶色薄雾。江中心，泊了无数从沿海各地方驶来，满载了货物同木料的大船，在雾里，巨大的船体各画出一长条黑轮廓。船桅上所系的红的风灯，一点一点，忽隐忽现，仿佛如在梦里。一切声音平息了，只镇上电灯厂的发电机，远到五里外也能听到它很匀称的蓬蓬作响。

潮向上涨，海水逆流入江，在汉港极多的××附近，肮脏的江水，到时候皆从江逆流入港。每日皆取同一的体裁，静静的，温柔的，谦驯的，流满了各处，届退潮时又才略显匆忙样子急急的溜去，留下一些泥泞，一个锈烂了的铁盒，一些木片或一束草。江潮一满，把小船移到离江已有两里以上，退潮时皆仿佛

搁船到旱地，到了这时大小船只皆浸在水里了。知道了潮的高度到什么地方为止，汊港边另外还有人把棺木搁到那稍高地方的事。因此在这些不美观的地方，一些日晒雨淋腐烂无主的棺材，一些同棺材差不多破烂的船只，在一处，相距不到二十步远近。一些棺材同一些小船，象是一个村庄样子，一点也不冲突，过着日子下来，到潮涨时则棺木同船的距离也似乎更近了。

大白天，船上住的肮脏妇人，见到天气太好了，常常就抱了瘦弱多病的孩子到船边岸上玩，向太阳取暖。或者站到棺材头上去望远方，看男子回来了没有。又或者用棺材作屏障，另外用木板竹席子之类堵塞其另一方，尽小孩子在那棺木间玩，自己则坐到一旁大石条子上缝补敝旧衣裤。到夜里，船中草荐上，小孩子含着母亲柔软的奶头，伏在那肮脏胸脯上睡了，母亲们就一面听着船旁涨潮时江水入港的汨汨声音，一面听着远处电灯厂马达、丝厂机械的声音，迷迷糊糊做一点生活所许可的梦，或者拾到一块值一角钱分量的煤，或者在米店随意撮了一升米，到后就为什么一惊，人醒了。醒转来时，用手摸摸，孩子还在身边，明白是好梦所骗了，轻轻的叹着气。到后是孩子冷哭了，这些妇人就各以脾气好坏，把孩子拥抱取暖，或者重重的打着，用极粗糙的话语辱骂孩

子，尽孩子哭到声音嘶哑为止。潮水涨到去棺木三尺时就不再流动，望到晚潮的涨落，听到孩子们的哭声，很懂得妇人们在寒夜中做梦的，似乎就只有这些睡到荒田里十年八年的几具无主棺材。

镇上到半夜，一切人皆睡静了。只余下一家棉花铺拨拨的弹弓声音，一家成衣铺缝衣机密集的声音，以及一家铜器铺黑脸小铜匠用钢锤敲打蜡烛台的声音。从这些屋里门罅间或露出一一点灯光，这灯光便成一线横画在街上。

在日里鱼呀肉呀的热闹街上无一个人。静静的一条石子路小街，就只是一些狗互相追逐互相啮咬。在铺子里案桌上把被盖摊开睡觉的屠户，皆打着大的鼾声，或者就从狗的声音上，做着肆无忌惮的奇梦。梦到把刀飞去，砍去了一只猪脚，这猪脚比平时不同，有了知觉，逃走到浜里去了。又或者梦到被警佐拘留到衙门，一定要罚五元，理由则是因为忘了把猪蹄上的外壳除去，妨碍了公众卫生。又或者梦到一个兵士买肉，用十元的钞票，只说要肉四两，把肉得到后就拿去了，不要找零钱，不挑剔皮骨，完全与其他时节兵士两样。凡是这些在日里做不到的，常有的幸福与灾难，这些人都得在梦里重新铺排一次。还有其他做生意的人，也各以其方便在梦里发财赔本，因为这些人，都是在小数目上计算过日子的人！

还有江边做短工过日子，用力气兑换一饱的愚蠢人，不拘在一个破船上面，不拘在其他地方，这些人，只要是还能在那个地方迷迷糊糊睡去，能够做梦，大多数总不外梦到江边有一只五桅船失了火这样一件事。这几天大的船泊到江中，实在是太多了，每一只船上皆不缺少一种失火的机会。用任何理由：船主因为冷烤火，伙计赌博吵架打翻了灯，客人吸烟不小心把烟头丢到木花里去，都得实现那希望中的事情。就不用任何理由，船上也不妨忽然起了火。火一起，于是热闹了。一只极其体面的大船，宽阔的帆，向天空直矗的高桅，以及绘有花藻雕饰的后艖，新上油漆的舱篷，一切一切皆引了火，生气样子的任性燃烧，不可挽救。火光照到江面，水上皆成金波。船主人站到舵楼嘶喊着，有时上下衣还忘记穿到身上。地保沿江跑去，象疯子一样乱嚷乱打锣。江面全是货物，水上浮满了各样东西，成束的干鱼，用铁皮打包的大捆洋布，有狮头为记的花纱，横直皆牵红线的新棉絮，帽子，大衣，皮鞋，美观的磁盆，柔软的皮毛袍褂，凡是这些平常见到过的皆在江中漂浮，各人皆随意在忙乱中掠取，很奋勇把在平时一个人气力所不胜的货物扛到肩上飞奔。消防队来了，地保也来了，水保也来了，各处抓人。但船上的火越多，大家救火，公务人员也各以其方便捞取所欢喜的东西去

了，掠取江面的货物再无人禁止，因此一来各人皆把所有欲望满足，只等候天明一件事了。他们皆各以其方便做着这一类适宜于冬天的好梦，有些得了一篓油或一捆布，有些则是一束干鱼，有些又是一套极其称身的布棉衣服。平时胆子太小，吃过水上保证同警察的亏的汉子，梦到把所需的东西得到手后，总同时还梦到仍然为巡警抓住领子，拉到江边去，预备吊到那卧在江边的废钢烟筒上去，打鞭子示众，于是就使狡滑的计策图逃，脚一登人却醒了。还有些不缺少坐牢经验的人，则一直梦到第二次仍然到宝山县又臭又湿的监狱里去作苦工，仍然在梦中挨搥，仍然说谎话赌咒，求大人施恩取保开释。

这地方的这些人，因为他们全是那么穷，生长到这大江边，住到这些肮脏船上或小屋里，大家所有的欲望，全皆的那么平凡到觉得可笑了。他们的盼望得一条裤子或一条稍为软和的棉絮，也是到了这快要落雪的十二月才敢作的遐想，平时是没有这胆量的。然而这欲望的寄托，却简直没有，“善人”这名字只是书上的东西，偷抢也很不方便，所以梦的依据，一切人皆不外这庞大的海舶了。但是这船呢？从海上驶来，大的帆孕满了风日夜的奔跑，用铁皮包身的船舵时时刻刻的转，高的桅子负了有力气的帆从不卸责，船上的伙计们与大浪周旋，吃干菜臭鱼一月两月，到

了地，一切皆应当休息，所以船的本身停泊在江中，也蒙蒙眈眈象睡了。

退潮时，江中船只皆稍稍荡动，象梦里在大洋中与风争持帆取斜面风驶去情形，因为退潮的缘故，伙计有披衣起身，摸到铁链在船边大便的了。这人望天中一个小小月亮，贴到高空，又看星，这里那里，全是航海人所熟习的朋友，一一在心中数着这些星的名字，天降了霜，因为寒冷，就想几千里外的家中人，日子在这类粗汉子脑中生出意义来了，时间是十月还是十一月？想要明白了。把货卸了再装上一些货，成束的，成桶的，方的，长的，以及发臭味的，可以偷吃的，莫名其妙的到了舱里，乘晚潮下落开了船……但什么时候到那老地方？也在心上来估计了。过年这件事，应当是在船上拉篷吃干鱼同劣米所煮的饭，还是应当在家中同老婆在床的一头谈笑话睡觉，也想起了。到后却因为远远的神往，终不能抵抗近身的严霜，从小小舱门，钻进气味熏蒸的内舱，挤到一个正在梦里赢了很多洋钱的同伴身边睡下。听到同伴荒谬绝伦的呓语，说着平常时节不敢说的数目，三百元，五百元，象很不在乎似的，就把在舱面已冻冷了的大腿，不大规矩的插到那热被里去。

梦做不成了，用船上人脾气，说话以前先骂祖宗，

“狗同你娘好，把我的钱全丢了？”

“你说五百三百，我知道你是牌九正热闹，我就来压你一腿。”

“你这杂种莫闹我，我快赢一千了。”

“说大话，做梦！”

“落雨了么？”

“是退潮，天气好极了。”

两人若是不说话，于是就听到系船的铁链呕呕轧轧的声音。

另外船上是当真有赌博的，就七八个人蹲到铺上，在一盏小小煤油灯下，用一副天九牌作数目不等的输赢。从一些有毛胡子的嘴巴中，喊出离奇不经的口号，又从另外一种年青人的口里，愤恨中说出各样野话。因为是夜静，本来是话说得很轻，也似乎非常洪大了，到同伙之一觉得太不象样时，就仍然用辱骂作命令，使这声音缩小，莫让船主之类生气。因争持一毛两毛，揪打成一堆的事也有过。因赌输了钱，骨牌的主人，赌气把那三十二张一起丢到江里，且赌咒不再玩牌的事也有过，赌博尽兴了，收场了，各人走到舱面，哗哗的撒着热尿，见了星月，也同样生出点家乡何处的感想。他们也常常梦到与妇人有关系的那类事情，肆无所忌的，完全不为讲礼教的人着想那种神气，没有美，缺少诗，只极单纯的，物质的，梦

到在一个肥壮的妇人面前放荡的做一切事。梦醒了，就骂娘，以为妇人这东西到底狡滑，就是在梦里也能骗到男子一种东西。

也有不愿意做点梦就以为满足的汉子，一到了不必拉篷摇橹的时节，必须把所有气力同金钱完全消费到一个晚上这样事情的，江边的小屋，汊港里的小船，就是所要到的地方了。这些地方可以使这些愚蠢的人得到任性后安静的睡眠，也可以产生记忆留到将来做梦。

不做梦，不关心潮涨潮落，只把二毛六分钱一个数目看定，做十三点钟夜工，在黄色薄明的灯光下，站在机车边理茧，是一些大小不一的女孩子。这些贫血体弱的女孩子，什么也不明白的就活到这世界上了。工作两点钟就休息五分，休息时一句话不说，就靠在乱茧堆边打盹。到后时间到了，又仍然一句话不说到机车边做事。

江潮落尽时，这些肮脏的孩子，计算到休息已经四次了，她们于是想起世界快要光明，以为天明就可以休息，工作也更勤快了许多。曾被人说到那是狗一类东西，同是没有睡觉没有做梦的监察工人，从机车的排列里走过，平时不轻易在小孩子面前露笑容的脸，可以看得出高兴的神气了。

孩子们自己不会做梦，却尽给了家中父母们在

长夜里做梦的方便。两块钱一个夜晚的生活，是有住到江边小乌篷船上穿红衣打水粉的年青女人才能享受的。这些父母，完全知道得住江船女人那么清楚，且知道上等人完全不明白的“人的行市”，自己的女儿已能在厂里做二毛八分钱的夜工，每一个日子往后退去，人就长大成年，冬天的夜虽然很长，总不会把梦做到穷尽了。

一九二九年作，一九三〇年八月改。

## 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

因为落雨，朋友逼我说落雨的故事。这是其中最平凡的一个。它若不大动人，只是因为它太真实。我们都知道，凡美丽的都常常不是真实的，天上的虹同睡眠的梦，便为我们作例。

没有什么人知道军队中开差要落雨的理由。

我们自己是找不出那个理由的。或者这事情团部的军需能够知道，因为没有落雨时候，开差的草鞋用得很少，落了雨，草鞋的耗费就多了。落雨开差对于军需也许有些好处。这些事我们并不清楚，照例非常复杂，照例团长也不大知道，因为团长是穿皮靴的。不过每次开拔总同落雨有一种密切关系，这是本年来我们的巧遇。

在大雨中作战，还需要人，在雨里开差，我们自然不应当再有何种怨言了雨既然时落时止，部队的

油布雨衣，都很完全。我们前面办站的副官，从不因为借故落雨，便不把我们的饮食预备妥当。我们的营长，骑在马上，尽雨淋湿全身，也不害怕发生疟疾。我们在雨中穿过竹林，或在河边茅棚下等候渡船，因为落雨，一切景致看来实在比平常日子美丽许多。

落了雨泥浆分外多，但滑滑的走着长路，并不使人十分难过。我们是因为落雨，所以每天才把应走的里数缩短的。我们还可以在方便中，借故走到一个有青年妇人的家里去，说几句俏皮话，打个哈哈，顺便讨取几张棕衣，包到脚上。我们因为落雨，才可以随便一点，同营长在一个小盆里洗脚。一个兵士还能够有机会同营长在一个盆里洗脚，这出乎军纪风纪以上的放肆，在我们那时节，是不什么容易得到的机会！

队伍走了四天，到了我们要到的地点。天气是很有趣味的天气，等到队伍已经达到目的地，忽然放了晴，有太阳了。一定有许多人要笑它，以为太阳在故意同我们作对。好吧，这个我们可管不了许多。我们是移到这里来填防的，原来所驻的军队早已走了，把部队开来补缺，别人做什么无聊事我们还是要继续来作。

乘满天红霞夕阳照人时，我们有一营人留在此地了。另外一营人，今天晚上虽然也留在此地，第二

天就得开拔到一个五十里外的镇上去。那些明天还要开拔的，这时节已全驻扎到各小客栈同民房，我们却各处去找寻应当驻宿的地点。因为各个部队已经分配好了，我们的旗子插到杨家祠堂，可是一连人中谁也不知道这杨家祠堂的方向，只是在街中乱抓别一连连的兵士询问。

原来杨家祠堂有两个，我们找了许久，找到的还是好象不对。因为这祠堂太小，太坏，内中极其荒凉。但连长有点生气，他那尊贵的脚不高兴再走一步了。他说，这里既然是空的，就歇息一下，再派人去问吧。我们全是走了一整天长路的人，我们还看到许多兵士，在民房里休息，用大木盆洗脚，提干鱼匆匆忙忙的向厨房走去。倦了饿了，都似乎有了着落，得到解决，只有我们还在这市镇街上各处走动，象一队无家可归的游民。现在既然有了个歇脚地方，并且时间又已经快夜了，所以谁也不以为意，都在祠堂外廊下架了枪，许多人都坐在那石狮子下，松解身上的一切负荷。

一个年青号兵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了一个葫芦，满葫芦烧酒，一个人很贪婪的躲到墙脚边喝它。有些兵士见到了都去抢这葫芦，到后葫芦打碎，所有酒全泼在还不十分干燥的石地上了。号兵发急，大声的辱骂，而且追打抢劫他的同伴。

连长听到这个吵闹，想起号兵的用处了，就要号兵吹号探问团部。号兵爬到石狮子上去，一手扳着那为夕阳所照及的石狮，一手拿着那支紫铜短小喇叭，吹了一通问答的曲子，声音飘荡到这晚风中，极其抑扬动人。

其时满天是霞，各处人家皆起了白白的炊烟，在屋顶浮动。许多年青妇人带着惊讶好奇的神气，身穿新浆洗过的月蓝布衣裳，胸前挂着扣花围裙，抱了小孩子，远远的站在人家屋檐下看热闹。

那号兵，把喇叭吹过后，就得到了驻在山头庙里团部的回音。连长又要号兵用号声，询问是不是本连就在这祠堂歇脚。那边的答复还是不能使我们的连长满意。于是那号兵，第三次又鼓着那嘴唇，吹他那紫铜喇叭。

在街的南端来了两只狗，有壮伟的身材，整齐的白色，聪明的眼睛，如两个双生小孩子，站在一些人的面前。这东西显然是也知道了祠堂门前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特意走来看看的。

这对大狗引起了我们一种幻想。我们的习惯是走到任何地方看到了一只肥狗，心上就即刻有一个杀机兴起，极难遏止的。可是另外还有更使人注意的，是听到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喊“大白”，“二白”，清朗而又脆弱，喊了两声，那两只狗对我们望望，仿佛

极其懂事，知道这里不能久玩，返身飞跑去了。

天快晚了。满天红云。

我们之间忽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变故。那号兵，走了一整天的路，到地后，大家皆坐下休息了，这年青人还爬上石狮子去吹了好几次号。到后脚腿一发麻，想从石狮子上跳下时，谁知两脚已毫无支持他那身体的能力，跳到地下就跌倒不能爬起，一双脚皆扭伤了筋，再也不能照平常人的方便走路了。

这号兵是我同乡，我们在一个堡砦里长大，一条河里泅水过着夏天，一个树林子里拾松菌消磨长日。如今便应当轮到我来照料他了。

一个二十岁的人，遭遇这样的不幸，那有什么办法可言！因为连长也是同乡，号兵的职务虽不革去，但这个人却因为这不幸的事情，把事业永远陷到号兵的位置上了。他不能如另外号兵，在机会中改进干部学校再图上进了，他不能再有资格参加作战剿匪的种种事情了，他不能再象其他青年兵士，在半夜里爬过一堵土墙去与本地女子相会了。总而言之，便是这个人做人的权利，因为这无意中一摔，一切皆消灭无余，无从补救了。

我因为同乡缘故，总是特别照料到这个人。我那时是一个什长，我就把他放在我那一棚里。这年青人仍然每早得在天刚发白时候爬起，穿上军衣，弄得一

切整齐，走到祠堂外边石阶上去，吹天明起床号一通。过十分钟，又吹点名号一通。到八点又吹下操号一通。到十点又吹收操号一通……此外还有许多次数，都不能疏忽。军队到了这里，半月来完全不下操，但照规矩那号兵总得尽号兵的职务。他每次走到外边去吹他的喇叭时，都得我照扶他。我或者没有空闲，这差事就轮着班上一个火夫。

我们都希望他慢慢的会转好，营部的外科军医，还把十分可信的保证送给这个不幸的人。这年青人两只腿被军医都放过血，揉搓过许久，且用药烧灼过无数次，末了还用杉木板子夹好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还是得不到少许效验，我们都有点失望了，他自己却不失望。

他说他会好的，他只要过两个月就可以把杉木夹板取去，可以到田里去追赶野兔了。听到这个话老军医便笑着，因为他早知道这件事是青年人永远无可希望的事情，不过他遵守着他做医生的规则，且法律又正许可这类人说谎，所以他约许给这个号兵种种利益，有时比追兔子还夸张得不合事实。

过了两个月，这年青人还是完全不济事。伤处的肿已经消了，血毒症的危险不会有了，伤部也不至于化脓溃烂了，但这个号兵，却已完全是一个瘸脚人了。他已经不要人照料，就可以在职务上尽力了。他

仍然住在我那一棚里，因为这样，我们两人之间，成立了一种最好的友谊。

我们所驻在的市镇，并不十分热闹，但比起湘边各小城市，却另有一种风味。这里只四条大街，中央一个鼓楼操纵全城。这里如其他地方一样，有药铺同烟馆，有赌博地方同喝酒地方。我每天差不多都同这个有残疾的号兵在一处过活，出去时总在一块，喝酒两人帮忙，赌博两人拉伴平分。

若果部队不开拔，这年青人仍然有一切当兵人的幸福。凡是一个兵士能做到的事，他仍然可以有分。他要到那些有年青妇人的住处去，妇人们都不敢得罪他。他坐上桌子赌五十文一注的二十一点扑克，别人也不好意思行使欺骗。他要吹号，凡是在过去没有赶得过他的，如今还是不会超过他。大家知道这个号兵的不幸，还不约而同的帮助这个人。

但他的性情，在我看来，有些地方却变了。他是一个号兵，照例一个号兵，对于他的喇叭应当有一种特殊嗜好，无事时到各处走去，喇叭总不能离身。他一定还是一个动作敏捷活泼喜事的人。他可以在晨光熹微中，爬到后山头或城堡上去试音，到了夜里，还要在月光下奏他的曲子，同远远的另一连互相唱和。别的连上的号手，在逢场时节，还各人穿了整齐的制服，排队到场上游行，成列的对本城人有所炫

耀，说不定其中就有意外的幸运发生，给那些藏在腰门后面，露出一个白白额角同黑亮眼睛的妇女们注意了。还有，他若是行动自由而且方便，拿喇叭到山上去吹，会有多少小孩子，带着微微的害怕，围拢来欣赏这大人物的艺术，他就可以同那些小孩子成立一种友谊。慢慢地，他就得到许多小朋友了。

属于号兵分外的好处，一切都完了。他仅有的只是一点分内的职务。平时好动喜事的他，有点儿阴郁，有点儿可怜。他的脚已经瘸了。连长当人面前就大声的喊瘸子。为了一种方便，为了在辨别上容易认出，自从这号兵一瘸，大家都在他的号兵名字加上了“瘸子”两字，本连火夫也有了这一种权利对这个人存轻视心，轻轻的互相批评这不幸的人，且背地里学这人的行动作为娱乐。

在先，对于号兵的职务，他仍然如一个好人一样，按时站在祠堂门外，或内面殿堂前石阶上，非常兴奋的吹他的喇叭。后来因为本连补下一个小副手，等到小号兵已经能够较正确的吹完各样曲子时，他就不常按时服务了。

他同我每天到南街一个卖豆腐的人家去，坐在那大木长凳上，看铺子里年青老板推浆打豆腐。这铺子对面是一个邮政代办所，一家比本城各样铺子还阔气的房子，从对街望去，看得见铺子里油黄大板

壁上挂的许多字画，许多贴金洒金的对联。最初来的那一天，我们所见到的那两只白色大狗，就是这人家所豢养的东西。这狗每天蹲在门前，遇熟人就站起身来玩一阵，后来听到一个人的叫唤，便显得匆匆忙忙，走到有金鱼缸的门里天井去了。

我们难道是靠着一碗豆浆，就成天来赖到这铺子里面么？我们难道当真想要同着年青老板结拜兄弟，所以来同这个人要好么？

我们来到这里有别的原因。但是，两个兵士，一个是废人，一个虽然被人家派为什长，站班时能够走出队伍来喊报名，在弟兄中有一种权利，在官长方面也有的一种权利，俨然是一个预备军官，更方便处是可以随意用各样希奇古怪的名称，辱骂本班的火夫，作为脾气不好时节的泄气方法。可是一到外面，还有什么威武可说？一个班长，一连有十个或十二个，一营有三十六个，一团就有一百以上。什长的肩领章，在我们这类人身上，只是多加一层责任罢了。一个兵士的许多利益，因为是班长，却无从得到了。一个兵士有许多放肆处，一个班长也不许可了。若有人知道作战时班长同排长的责任，谁也将承认班长的可怜悯了。我到这儿是不以班长自居的，我擅用了一个兵士的权利，来到这豆腐铺。虽然我们每天总不拒绝由那个单身的强健的年青人手里，接过一碗豆浆来喝，我

们可不是为吃豆浆而上门的。我们两人原来都看中了那两只白狗，同那狗的女主人了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这句话恰象为我们说的。

说起这女人真是一个标致的动物！在我生来还不曾见到有第二个这样的女子。我看过许多师长的姨太太，许多女学生。第一种人总是娼妓出身，或者做了太太，样子变成娼妓。第二种人壮大得使我们害怕，她们跑路，打球，做一些别的为我们所猜想不到的事情，都变成了水牛。她们都不文雅，不窈窕。至于这个人呢，我说不出完全合意的是些什么地方，可是不说谎，我总觉得这是一朵好花，一个仙人。

我们一面服从营规，来时服从自己的欲望，在这城里我们不敢撒野，我们却每天到这豆腐铺子里来坐下。来时同年青老板谈天，或者帮助他推磨，上浆，包豆腐，一面就盼望那女人出门玩时，看一看那模样。我们常常在那二门天井大鱼缸边，望见白衣一角，心就大跳，血就在全身管子里乱窜乱跑。我们每天想方设法花钱买了东西，送给那两只狗吃，同它们要好。在先，这两个畜生竟象知道我们存心不良，送它们的东西嗅了一会就走开了。但到后来这东西由豆腐铺老板丢过去时，两条狗很聪明的望了一下老板，好象看得出这并不是毒药，所以吃下了。

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无希望的事业上用心，我们

自己也不知道。按照我们的身分，我们即或能够同这个人家的两条狗要好，也仍然无从与那狗主人接近。这人家是本地邮政代办所的主人，也就是这小城市唯一的绅士，他是商会的会长，铺子又是本军的兑换机关。时常请客，到此赴席的全是体面有身分的人物，团长同营长，团副官，军法，军需无不在场。平常时节，也常常见营部军需同书记官到这铺子里来玩，同那主人吃酒打牌。

我们从豆腐铺老板口上，知道那女人是会长最小的姑娘，年纪还只有十五岁。我们知道一切无望了，还是每天来坐到豆腐铺里，找寻方便，等候这娇生惯养的小姑娘出外来，只要看看那明艳照人的女人一面，我们就觉得这一天大快乐了。或者一天没有机会见到，就是单听那脆薄声音，喊叫她家中所豢养狗的名字，叫着大白二白，我们仿佛也得到了一种安慰。我们总是痴痴的注想到那鱼缸，因为从那里常常可见到白色或葱绿色衣角，就知道那个姑娘是在家中天井里玩。

时间略久，那两只狗同我们做了朋友，见我们来时，带着一点谨慎小心的样子，走过豆腐铺来同我们玩。我们又恨这畜生又爱这畜生，因为即或玩得很好，只要听到那边喊叫，就离开我们走去了。可是这畜生是那么驯善，那么懂事！不拘什么狗都永远不会

同兵士要好的，任何种狗都与兵士作仇敌，不是乘隙攻击，就是一见飞跑；只有这两只狗竟当真成了我们的朋友。

豆腐铺老板是一个年青人，强健坚实，沉默少言，每天愉快的作工，同一切人做生意，晚上就关了店门睡觉。看样子好象他除了守在铺子面前，什么事情也不理，除了做生意，什么地方也不去，初初看来竟不知道这人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去买办他制豆腐的黄豆。他虽不大说话，可是一个主顾上门时节，他总不至疏忽一切的对答。我们问他所有不知道的事情时，他答应得也非常满意。

我们曾邀约他喝过酒，等到会钞时，走到柜上去算账，却听说豆腐老板已先付了账。第二次我们又请他去，他就毫不客气的让我们出钱了。

我们只知道他是从乡下搬来的，间或也有乡下亲戚来到他的铺子里，看那情形，这人家中一定也不很穷。他生意做得不坏，他告诉我说，他把积下的钱都寄回乡下去。问他是不是预备讨一个太太，他就笑着不说话。他会唱一点歌，嗓子很好，声音调门都比我们营里人高明。他又会玩一盘棋，人并不识字，“车”“马”“象”“士”却分得很清楚。他做生意从未用过账簿，但赊欠来往数目，都能用记忆或别的方法记着，不至于错误。他把我们当成朋友看待，不防备

我们，也不谄谀我们。我们来到他的铺子里，虽然好象单为了看望那商会会长的小姑娘，但若没有这样一个同我们合得上的主人，我们也不会不问晴雨到这铺子里混了！

我同到我那同伴瘸脚号兵，在他豆腐铺里谈到对面人家那姑娘，有时免不了要说出一些粗话蠢话，或者对于那两只畜生，常常做出一点可笑的行为，这个年青老板总是微笑着，在他那微笑中我们虽看不出什么恶意，却似乎有点秘密。我便说：

“你笑什么？你不承认她是美人么？你不承认这两只狗比我们有福气么？”照例这种话不会得到回答。即或回答了，他仍然只是忠厚诚实而几几乎还象有点女性害臊神气的微笑。

“为什么还好笑？你们乡下人，完全不懂美！你们一定欢喜大奶大臀的妇人，欢喜母猪，欢喜水牛。这是因为你不知道美，不知道好看的东西。”

有时那跛子号兵，也要说：“娘个狗，好福气！”且故意窘那豆腐铺老板，问他愿不愿意变成一只狗，好得到每天与那小姑娘亲近的机会。

照例到这些时节，年青人便红着脸一面特别勤快的推磨，一面还是微笑。

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谁又一定要追寻这意思？我们的日子可以说是过得很快乐。因为我们除

了到这里来同豆腐老板玩，喝豆浆看那个美人以外，还常常去到场坪看杀人。我们的团部，每五天逢场，总得将从各处乡村押解来到的匪犯，选择几个做坏事有凭据的，牵到场头大路上去砍头示众。从前驻扎在怀化，杀人时，若分派到本连护卫，派一排押犯人，号兵还得在队伍前面，在大街上吹号。到场坪时，队伍取跑步向前，吹冲锋号，使情形转为严重。杀过人以后，收队回营，从大街上慢慢通过，又得奏着得胜回营的曲子。如今这事情跛脚号兵已无分了。如今护卫的完全归卫队，就是平常时节团长下乡剿匪时保护团长平安的亲兵，属于杀人的权利也只有这些人占有了。我们只能看看那悲壮的行列，与流血的喜剧了。我也不能再用班长资格，带队押解犯人游街了。可是这并不是我们的损失，却是我们的好处。我们既然不在场护卫，就随时可以走到那里去看那些杀过后的人头，以及灰僵僵的尸体，停顿在那地方很久，不必须即时走开。

有一次，我们把豆腐老板拉去了，因为这个人平素是没有胆量看这件事的。到那血迹殷然的地方，四具死尸躺在土坪里，上衣已完全剥去，恰如四只死猪。许多小兵穿着不相称的军服，脸上显着极其顽皮的神气，拿了小小竹竿，刺拨死尸的喉管。一些饿狗远远的蹲在一旁，眺望到这里一切新奇事情，非常出

神。

号兵就问豆腐老板，对于这个东西害不害怕。这年青乡下人的回答，却仍然是那永远神秘永远无恶意的微笑。看到这年青人的微笑，我们为我们的友谊感觉喜悦，正如听到那女子的声音，感觉生命的完全一个样子。

因为非常快乐，我们的日子也极其容易过去了。

一转眼，我们守在这豆腐铺子看望女人的事情就有了半年。

我们同豆腐老板更熟了些，同那两只狗也完全认识了。我们有机会可以把那白狗带到营里去玩，带到江边去玩，也居然能够得到那狗主人的同意了。

因为知道了女人毫无希望（这是同豆腐老板太熟习了，才从他口中探听到不少事情的），我们都不再说蠢话，也不再做愚蠢的企图了。仍然每天到豆腐铺来玩，帮助这个朋友，做一切事情。我们已完全学会制造豆腐的方法，能辨别豆浆的火候，认识黄豆的好坏了。我们还另外认识了许多本地主顾，他们都愿意同我们谈话，做我们的朋友。主顾是营里兵士时，我们的老板，总要我多多的给他们豆腐，且有时不接受主顾的钱。我们一面把生活同豆腐生意打成一片，一面便同那两只白狗成了朋友，非常亲昵，非常要好。那小姑娘的声音，虽仍然能够把狗从我们身边喊

叫回去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吹着哨子，也依然可以嗾使那两条狗飞奔的从家中跑出来。

我们常常看见有年青的军官，穿着极其体面的毛呢军服，白白的脸庞，带着一点害羞的红色，走路时胸部向前直挺，用那有刺马轮的长统黑皮靴子，磕着街石，堂堂的走进那人家二门里去，就以为这其中一定有一些故事发生，充满了难受的妒意。我到底是懂事一点的人，受了这个打击，还知道用别的方法安慰到自己，可是我的同伴瘸脚号兵，却因此大不快乐。我常常见他对那些年青官佐，在那些人背后，捏起拳头来作打下的姿势。又常常见他同豆腐铺老板谈一些我不注意到的事情。

有一次在一个小馆子里，各人皆喝多了一点酒，忘了形，我说过这样的话，我向那跛脚的残废人说：

“你是废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庚兄，你是废人！一个小小姐是只嫁给我们年青营长的。我们试去水边照照看，就知道这件事我们无分了。我们是什么东西？四块钱一月，开差时在泥浆里跑路，驻扎下来就点名下操，夜间睡到稻草席垫上给大臭虫咬，口是吃牛肉酸菜的口，手只捏那冰冷的枪筒……我们年青，这有什么用！我们只是一些排成队伍的猪狗罢了，为什么对于这姑娘有一种野心？为什么这样不自量？……”

我那时的确已有了点醉意，不知道应当节制语

言，只是糊糊涂涂，教训这个平时非常听好话的朋友。我似乎还用了许多比喻，提到他那一脚。那时只是我们两个人在一处，到后，不知为什么理由，这朋友忽然改变了平常的脾气，完全象一只发疯了的兽物，扑到我的身上来了。我们于是就揪打成一堆，各人扭着对方的耳朵，各人毫不虚伪的痛痛的打了一顿。我实在是醉了，他也是有点醉了。我们都无意思的骂着闹着，到后有兵士从门外过身，听到里面吵闹，象是自己人，才走进来劝解，费了许多方法才把我们拉开。

回到连上，各人呕了许多，半夜里，我们酒醒了，各人皆因为口渴，爬起来到水缸边拿水喝。两人喝了好些冷水，皆恍恍惚惚记起上半夜的事情，两人都哭起来。为什么要这样斗殴？什么事使我们这样切齿？什么事必须要这样作？我们披了新近领下的棉军服，一同走到天井去看快要下落的月亮，如一个死人的脸庞。天空各处有流星下落，作美丽耀目的明光。各处有鸡在叫。我们来到这里驻防，我这个朋友跌坏了腿的那时，还是四月，如今已经是十月了。

第二天，两人各望着对方的浮肿的脸，非常不好意思。连上有人知道了我们的殴打，一定还有人担心我们第二次的争斗，可料不到昨夜醉里的事情，我们两人早已忘记了。我们虽然并不忘却那件事，但我们

正因为这样，友谊似乎更好了些。

两人仍然往豆腐铺去，豆腐老板初初见到，非常惊讶，以为我们之间一定发生重大的事故。因为我们两人的脸有些地方抓破了，有些地方还是浮肿，我们自己互相望到也要发笑。

到后还是我来为我们的朋友把事情说明，豆腐老板才清楚这原委。我告诉他说，我恍惚记忆得我说了许多糊涂话，我还骂他是一只瘸脚公狗，到后，不知为什么两人就揉在一处了。幸好是两人都醉了，手脚无力，毫不落实，虽然行动激烈，却不至于打破头。

这时那个姑娘走出门来，站在她的大门前，两只白狗非常谄媚的在女人身边跳跃，绕着女人打圈，又伸出红红的舌头舔女人的小手。

我们暂时都不说话了，三个人望到对面。后来那女人似乎也注意到我们两人脸上有些蹊跷，完全不同往日，便望着我们微笑，似乎毫不害怕我们，也毫不疑心我们对她有所不利。可是，那微笑，竟又俨然象知道我们昨晚上的胡闹，究竟是为了一些什么理由。

我那时简直非常忧郁，因为这个小姑娘竟全不以我们为意，在那小小的心里，说不定还以为我们是为了赚一点钱，同这豆腐老板合股做生意，所以每天才来到这里的。我望了一下那号兵，他的样子也似乎

极其忧郁，因为他那只瘸腿是早已为人家所知道了的，他的样子比我又坏了一点，所以我断定他这时心上是很难受的。

至于豆腐老板呢，我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这时节正露着强健如铁的一双臂膊，扳着那石磨，检察石磨的中轴有无损坏。这事情似乎第三次了。另一回，也是在这类机会发现时，这年青诚实单纯的男子，也如今天一样检察他的石磨。

我想问他却没有开口的机会。

不到一会儿，人已经消失到那两扇绿色贴金的二门里不见了。如一颗星，如一道虹，一瞬之间即消逝了。留在各人心灵上的是一个光明的符号。我刚要对着我的瘸腿朋友作一个会心的微笑，我那朋友忽然说：

“二哥，二哥，你昨天晚上骂得我很对，骂得我很对！我们是猪狗！我们是阴沟里的蛤蟆！……”

因为号兵那惨沮样子，我反而觉得要找寻一些话语，安慰这个不幸的废人了。我说：

“不要这样说吧，这不是男子应说的话，我们有我们的志气，凭这志气凡事都无有不可以做到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我们要做总统，做将军，一个女人，算不了什么希奇。”

号兵说：“我不打量做总统，因为那个事情太难

办到。我这双脚，娘个东西，我这双脚！……”

“谁不许你做人？你脚将来会想法子弄好的，你还可以望连长保荐到干部学校去念书。你可以同他们许多学生一样，凭本领挣到你的位置。”

“我是比狗都不如的东西。我这时想，如果我的脚好了，我要去要求连长补个正兵名额。我要成天去操坪锻炼……”

“慢慢的自然可以做到，”我转头向豆腐老板望着，因为这年青人已经把石磨安置妥当，又在摇动着长木推手了，“我们活下来真同推磨一样，简直无意思。你的意思以为怎么样？”

这汉子，对于我说的话好象以为同我的身分不大相称，也不大同他的生活相合，还是同别一时节别一事情那样向我微笑。

我明白了，我们三个人同样的爱上了这个女子。

十月十四，我被派到七十里外总部去送一件公文，另外还有些别的工作，在石门候信住了一天，路上来回消磨了两天。

回转本城把回文送过团部，销了差，正因为这一次出差，得六块钱奖赏，非常快乐，预备回连上去打听是不是有人返乡，好把钱寄四块回去办冬天的腊肉。回连上见到瘸子，我还不曾开口，那号兵就说：“二哥，那个女人死了！”

这是什么话？

我不相信，一面从容俯下身去脱换我的草鞋。瘸子站在我面前，又说是“女人死了”，使我不得不认真了。我听清楚这话的意义后，忽然立起，简直可说是非常粗暴的揪着了这人的领子，大声询问这事真伪。到后他要我用耳朵听听，因为这时节远处正有一个人家办丧事敲锣打鼓，一个唢呐非常凄凉的颤动着吹出那高音。我一只脚光着，一只脚还笼在湿草鞋里，就拖了瘸子出门。我们同救火一样向豆腐铺跑去，也不管号兵的跛脚，也不管路人的注意。但没有走到，我已知道那唢呐锣鼓声音，便是由那豆腐铺对面人家传出。我全身发寒，头脑好象被谁重重的打击了一下，耳朵发哄哄的声音。我心想，这才是怪事！才是怪事……

我静静的坐在那豆腐铺的长凳上时，接过了朋友给我的一碗热豆浆。豆腐铺对面这个人家大门前已凭空多了许多人，门前挂了丧事中的白布，许多小孩子头上缠了白包头，在门外购买东西吃。我还看到那大鱼缸边，有人躬身焚着纸钱银锭，火光熊熊向上直冒，纸灰飞得很高。

我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实，就全身拘挛，然而笑了。

我看看那豆腐老板，这个人这时却不如往天那

样乐观，显然也受了一种打击，有点支持不住了。他作为没有见到我的样子，回过脸去。我又看号兵，号兵却做出一种讨人厌烦的样子。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时真有点厌烦这跛脚的人，只想打他一拳，可是我到底没有做过这种蠢事。

到后我问，才知道这女子是昨天吞金死的。为什么吞金，同些什么人有关系，我们当时一点也不明白，直到如今也仍然无法明白。（许多人是这样死去，活着的人毫不觉得奇怪的。）女人一死，我们各人都觉得损失了一种东西，但先前不会说到，却到这时才敢把这东西的名字提出。我们先是很忧郁的说及，说到后来大家都笑了，分手时，我们简直互相要欢喜到相扑相打了。

为什么使我们这样快乐可说不分明。似乎各人皆知道女人正象一个花盆，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；这花盆一碎，先是免不了有小小惆怅，然而当大家讨论到许多花盆被一些混账东西长久占据，凡是花盆终不免被有权势的独占，唯有这花盆却碎到地下，我们自然似乎就得到一点安慰了。

可是，回转营里，我们是很难受的。我们的生活破坏无余了。从此再也不会为一些事心跳，在一些梦上发痴了。我们的生活，将永远有了一个看不见的缺口，一处补丁，再也不是完全的了。

其实这样女人活在世界上同死去，对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假使人还是好好的活下，开差移防的命令一到，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可言？我们即或驻扎在这里再久，一个跛脚的号兵，一个什长，这两个宝贝，还有什么机会？除了能够同那两只狗认识以外，有何种伟大企图？

第二天，两人很早的就起来，互相坐在铺上对面，沉默无话可说。各人似乎在努力想把自己安置到空阔处去，不再给过去的记忆困扰。各人都要生气，却不知道为什么忽然脾气就坏到这样子。

“为什么眼睛有点发肿？你这个傻瓜！”

号兵因为我嘲笑他，却不取反攻姿势，只非常可怜的望到我。

我说，“难道人家死了，你还去做孝子么？”

他还是那样，似乎想用沉默作一种良心的雄辩，使我对于他的行为引起注意。

我了解这点，但是却不放弃我嘲骂他的权利。

“跛子，你真是只癞蛤蟆，吃虫蚁，看天上。”

末了他只轻轻的问我，“二哥，你说，是不是死了的人还会复活？”因为这一句痴话我又数说了他好一顿。

两人到豆腐铺时，却见对面铺门极其冷清，门前地下剩余一些白纸钱。我们的朋友，那个年青老板，

人坐在长凳上，用手扶了头，人家来买豆腐时，就请主顾自己用刀铲取板上的豆腐。见我们来了，他有了一点生气，好象是遮掩自己的伤痕，仍然对我们微笑着。他的笑，说明他还依然有个健康的身体和善良的人格。

“为什么？头痛吗？”

“埋了，埋了，一早就埋了！”

“早上就埋了么？”

“天还不大亮就出门了的。”

“你有了些什么事情，这样不快乐？”

“我什么也不。”

他说了后，忙着为我们去取碗盏，预备盛豆浆给我们吃。

坐在那豆腐铺子里望着对面的铺子，心中总象十分凄凉，我同号兵坐了一会儿，就离开这个豆腐铺子，走向一个本地妇人处打牌去了。我们从那里探听得这女人所埋葬的地点，在离城两里的鲢鱼庄上。

不知为什么我一望到那号兵忧郁样子，就使我非常生气要打他骂他。好象这个人的不欢喜样子，侮辱我对那小姑娘的倾心一样。好象他这样子，简直是在侮辱我。我实在不愿意再同他坐在一个桌上打牌了，就回到连上躺在草垫上睡了。

这夜里跛子竟没有回到连上来。他曾告我不想

回连上去睡，我以为他一定在那妇人处过夜了，也不觉得希奇。第二天，我还是不愿意出门，仍然静静的躺在床上。到下午来我的头有点发烧，全身也象害了病，不想吃喝。吃了点姜糖草药，因为必须蒙头取汗，到全身被汗水透湿人醒来时，天已经夜了。

我起身到大殿后面去小便，正是雨后放晴，夕阳斜挂屋角，留下一片黄色。天空有一片薄云，为落日烘成五彩。望到这个暮景，望到一片在人家屋上淡淡的炊烟，听到鸡声同狗声，军营中喇叭声，我想起了我们初来此地那一天发生的一切事情。我想起我这个朋友的命运，以及我们生活的种种，很有点怅惘，有点悲哀。有一个疑问的符号隐藏在心上，对于这古怪人生，不知作何解释，我的思想自然还可以说是单纯而不复杂。

我到后仍然回去睡了，不想吃饭，不想说话，不想思索。我睡下去，不知道有多久时间，只是把棉被蒙了头颅，隐隐约约听到在楼上兵士打牌吵闹的声音，迷迷糊糊见过许多人，又象是我们已经开了差，已经上了路，已经到了地。过去的事重复侵入我的记忆，使我重新看见号兵跌倒时的神气。醒回时好象有人坐在我的身边。把被甩去，才知道灯已熄灭了，只靠着正殿上的大油灯余光，照得出有一个人影，坐在我身边不动。

“瘸子，是你吗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为什么这时节才回来？”

他把脸藏在黑暗里，没有做声。我因为睡了许久，出了两次汗，头昏昏的，这时候究竟已经是什么时候，也依然不很分明，就问他这是什么时候。他还是好象不曾听到我的话样子，毫无动静。

过了一会，他才说，“二哥，真是祖宗有灵，天保佑，放哨的差一点一枪把我打死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口令么？”

“我哪里会知道口令？”

“难道已经是十二点过了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今晚到些什么地方去，这时才回来？”

他又不做声了。我看见放在米桶上兵士们为我预备的一个美孚灯，灯头弄得很小，还可以使它光亮，就要他捻一下灯。他先是并不动手，我第二次又请他做这件事。

灯光大了一点，我才望明白这号兵，全身黄泥，极其狼狈。脸上正如刚才不久同人殴打过样子，许多部分都牵掣着显著受伤的痕迹。我奇异而又惊讶，望到这朋友，不知道如何问他这一天来究竟到过什么地方，做了些什么事情。我的头脑这时也实在还是

有点糊涂，因为先一时在迷糊中我还梦到他从石狮上滚下地的情形，所以这时还仿佛只是一个梦。

他轻轻的轻轻的说，“二哥，二哥，那坟不知道被谁挖掘了。”

“谁的坟呢。”

“好象是才挖掘不久的，我看得很清楚。”他的话，带着顽固神气，使我疑心他已经发了狂。

“我说，你说的是什么人的坟？在什么地方，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我听人说那大辫子埋在鲢鱼庄，我要去看看。我昨天到过一次，还是很好的。我今天晚上又去，我很分明记到那一条路，那座坟，不知道已经被谁挖了。”

如不是我有点发狂，一定就是我这个朋友发了狂。我明白他所指的坟是谁埋葬在那里了。我象一个疯人，跳了起来，“你到过她的坟上么？你到过她的坟上么？你存什么心？你这畜生……”

这朋友，却毫不惊讶，静静的幽悄的说，“是的！我到过她的坟上，昨天到过，今天又到过。我不是想做坏事的人！我可以赌咒，天王在上，我并不带了什么家伙去。我昨晚上还看到那个土堆，一个上好土馒头，今天晚上全变了。我可以赌咒，看到的是昨晚那座坟，完全不是原来样子。不知谁做了这样事情，不

知谁把她从棺木里掏出，背走了。”

我听到这个吓人的报告，却忽然想起一个人来了。但我并不说出口，因为这个人还只在我的心上一闪，就又即刻消失了。我起了一个疑问，以为是这个女子还魂，从棺木中挣扎奔出，这时节或者已经跑回家中同她的爹爹妈妈说话了。我又疑心她的死是假的，所以草草的埋葬，到后另外一个人就又把她的掘出，把她救走了。我又疑心这事一定在我这个朋友有了错误，因为神经错乱，忘记了方向和地位，第一次同第二次并不是在同一地方，所以才会发生这种误会，我用许多空想去解释，以为这件事并不完全真实。

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到坟边去。他很虚怯，以为我疑心这事他一定已经知道，或者至少事后知道这主谋人是谁，他一连发了七种誓言，要求各样天神作证，分辩他并无劫取女尸的意思。他只是解释他并不预先带有何种铁器作掘墓的人犯。他极力分辩他的行为。他把话说完了，望见我非常阴沉，眼睛里含有一种疑惧神色，如果我当时还不能表示对他的信托，他一定可以发狂把我扼死。

我的病已完全吓走了，我计算应当如何安置这个行将疯狂另一时又必然疯狂的朋友。我用许多别的话为他解说，且找出许多荒唐故事安慰这个破碎

心灵。他的血慢慢的冷静，一切兴奋过去后，就不断的喃喃的骂着一句野话。他告给我他实在也有过这种设想，因为听人说吞金死去了的人，如果不过七天，只要得到男子的偎抱，便可以重新复活。他又告我，第一天他还只是想象他到了坟边，听得到有呼救声音，便来作一次侠义事，从墓中把人救出。第二天，他因为听人说到这个话，才又过那里去，预备不必有呼救声音，也把女人掘出。可是到了那里一看坟头已经完全变了样子，棺盖掀在一旁，一个空棺张着大口等候吃人。他曾跳进棺里去看过，除了几件衣服以外什么也不见。一定是有人在稍前一些时候做了这事情，这人一定把坟掘开，便把女子的尸身背走了。

他已经不再请天神作他的伪证了。他诚实而又巨细无遗的同我说到过去一切，我听完了他这些话，找不出任何话来安慰他了。我对于这件事还是不甚相信；我还是在心中打量，以为这事情一定是各人都身在梦中。我以为即或不是完全作梦，到了明天早上，这号兵也一定要追悔今晚所说的话语，因为这种欲望谁也无从禁止，行诸事实仍然不近人情。他因为追悔他的行为，把我杀死灭口也做得出。我这样想着，不免有所预防，可是，这个人现在软弱得如一个妇人，他除了忏悔什么也不能做了。我们有一个问题梗到心上来了，就是我们对于这件事应当如何处置。

是不是要去禀告一声，还是尽那个哑谜延长？两人商量了一会，靠着简单的理智，认为这发现我们无权利去过问，且等天明到豆腐铺看看。走了许多夜路的号兵，一双瘸腿已经十分疲倦了，回来又谈了许久，所以到后就睡了。我是大白天睡了一整天的人，这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睡了。在灯影下望着这个残废苦闷的脸，肮脏的身，我把灯熄了，坐到这朋友身边，等候天明。

到豆腐铺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却不见那年青老板开门。昨晚上我所想起的那件事，重新在我心上一闪。门既外边反锁，分明不是晏起或在家中发生何等事故了。我的想象或将成为事实，我有点害怕，拉了号兵跑回连上，把这估计告给了那起过非凡野心的他。他不甚相信事情一定就是这样子，一个人又跑出了许久，回来时，脸色哑白，说他已经探听了别一个人家，知道那老板的确是昨天晚上就离开了他的铺子的。

我们有三天不敢出去，只坐在草荐上玩骨牌。到后有人在营里传说一件新闻，这新闻生着无形的羽翼，即刻就全营皆知了。“商会会长女儿新坟刚埋好就被人抛掘，尸骸不知给谁盗了。”另外一个新闻，却是“这少女尸骸有人在去坟墓半里的石洞里发现，赤光着个身子睡在洞中石床上，地下身上各处撒满了

蓝色野菊花。”

这个消息加上人类无知的枝节，便离去了猥亵转成神奇。

我们给这消息愣住了。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朋友作了一件什么事情。

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曾到那豆腐铺里去，坐在长凳上喝那年青朋友做成的豆浆，再也不曾见到这个年青诚实的朋友了。至于我那个瘸子同乡，他现在还是第四十七连的号兵，他还是跛脚，但他从不和人提起这件事情。他是不曾犯罪的，但另外一个人的行为，却使他一生悒郁寡欢。至于我，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……我有点忧郁，有点不能同年青人合伴的脾气，在军队中不大相容，因此来到都市里，在都市里又象不大合式，可不知再往哪儿跑。我老不安定，因为我常常要记起那些过去事情。一个人有一个人命运，我知道。有些过去的事情永远咬着我的心，我说出来时，你们却以为是个故事，没有人能够了解一个人生活里被这种上百个故事压住时，他用的是一种如何心情过日子。

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四日完成

## 平 凡 故 事

匀波，××教会大学文科三年级学生，按照身分，这个人如其他许多讲规则的教会大学校的好学生一样，选课很多，对于功课都做得很好。风气所归，这人另外读过一些中外名著，自己又会拿笔写散文写诗，作品皆登载到学校刊物同别的不甚著名刊物上。他是学生会的会计，和别两种会的会员。在他宿舍床前面，挂得有从杂志中剪下来的世界文学名家照片，不规则的用小小图钉钉上墙壁。他的书架放在床头，上面有很多书籍同杂志。他的写字桌有套新文房四宝，一支钢笔，一个墨水瓶，一个贴有吸墨纸的家伙，另外就是可以每一页扯下作写情书用的白色蓝界洋纸本了。这些东西在桌上，本来不是重要的东西，还有其他许多物件，占了桌上全面积三分之二。

他是一个有普遍趣味的人，所以从一个生物学

的教授讨来一个无用处了的骷髅，从考古学教授得了一块旧砖，从……这些东西把书架的上一层与桌子的大部分占据了，每天这些东西加多一点，桌子上的空间更少了。

学文科的人，大致是一目了然的，白白的脸，小小的手和脚，长头发披在脑后，眼睛有点失眠神气。还有是说话带着一点特别体裁，谈到不拘什么事情，欢喜引用一点故事上不甚恰当的比喻，来为自己所持的主张辩护。至于性格，完全是千人一样，就是那“好管闲事”的精神。这些年青人是在没有学好文学以前，把这些习惯先就学好了，使人一见可以明白他是文学者的。匀波同这类大学生在一处过活，自己也是其中一个。

课余无事时候，几个同学在一处，总是谈谈空洞的希望，或者关于文学，或者关于爱情。又或者把政治社会各问题提出来，肆无忌惮的批评一阵，各以自己所看过的几本书作为根据，每人有一个不同的主张。为了维护自己的主张，到某问题上，理性的言语已显得毫无用处时，就互相带着一点儿感情，用许多术语骂对方，如象“落伍”，“醉生梦死”，“帝国主义走狗”……差不多都是从上海方面印行的刊物上记下来的，所以读书特多的匀波，语汇也就特别丰富。不过这些话语，在上海刊物中，含有的凶恶阴狠意

义，在这些人口上却已失去，成为无害于事的嘲弄了。在他的日记本上，曾有似乎极其得意的记录，是这样写下来的：

……老王，赵四侏子，裁缝李，拜轮，说到××，都被我战败了。这些人平常只会做点诗呈皇后某某，谈到根本问题，是十分落伍了的。

大约几个名字都是同学的绰号，因为这些年青人，同在一个大学念书，有些还同在一个寝室睡觉，他们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一个绰号，叫起这个绰号时，便显得亲热许多的。匀波他自己还有两个，常常为同学所引用。他的所谓“根本问题”，似乎不出他身分上的几种事情，生活，爱情，文学。一个大学生，对前途充满希望，口上心上，离不了这些问题，那是应当的。他们在教会学校念书，却不大谈上帝，因此这一批人，被另外一群上帝的爱儿爱女们，看作违悖圣道的异教者，感情算不得怎么好。

这些年青人虽然这样聪明有趣，却无一个得到女子的垂青。因为学校的风气，所以这些多情的小子，陷到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情形中过着日子。

就因为大家对女人只是一个抽象，在这上面，匀波在同学中建设了生活的基础。他懂得比别人多，大家都承认他的知识，他常常是极其快乐，看一切在眼底的事物，发各种光泽。他对于生活当前和未来都感

到满意，因为在他左右的同学，为他学力所征服，趣味所支配，很有不少的人！

他的品貌是许多读书识字女人理想中情人的模子，他的性情又足使年青女人减去拘束，所以在××大学第三年级的下学期，众人还是毫无办法的时节，××学校新来一个为众人所倾心的“公主”，在一种方便凑巧情形中，不久就成为匀波的爱人了。

但这事是秘密的，从无第二人知道。

幸运原是势利的，到各处去全是孪生，在××学校得到了爱情的匀波，在另外机会中另外地方又遇到了一个女子，同样的柔媚雅洁，青春可人。匀波如一般聪明人一样，不固执，不虚伪，于是又爱上了那个女子。

他用谎语在那两个女人之间，掩盖到自己的过失，因为他虽然对于幸运不加以拒绝，却从习惯中看出自己“普遍趣味”，若是用在爱情上面时，将有不幸的事情发生。他很巧妙的在两者之间，取到那青年女子在热情中的发狂的拥抱，肆无忌惮的调谑，以及因小小过失而成的流泪与赔礼机会。他把自己所作的诗分抄给两个人，得到两份感谢。他常常发誓，学得用各样新奇动人的字句。他把谎话慢慢的说得极其美丽悦耳，不但是女人没有觉到，他自己到后来，也就生活在他那罔诞的言语中，变成另外一种人了。

他为这个事情把快乐同苦楚一并得到了。他的行为自然还是向快乐上努力，极力避开纠纷。他外貌显得冲和，内心自然免不了有些冲突。

他的朋友于是为他取了一个新的绰号，称他为“神秘的诗人”。“诗人”是他本来的身分，“神秘”则因为他瞒到了同学，做了许多使好管闲事的同学无从索解的事情。他知道年轻男子在没有得到一个女子以前，都欢喜生事，放肆得有点怕人，因为那不拘形迹，毫无秘密，虽能作成了同学的友谊，却最足妨害那另外一方面事情的进行。所以在××大学，匀波同两个女子发生爱情以后，他同宿舍的同学，还居然无从知道详细。

这个聪明人，在日记簿上，他写了一些平常事情，却把那要紧的事一字不提。因为照规矩他们是常常在一种方便中，同学们皆有权利攫到另一同学的秘本日记看，且把搜察所得公开给同学知道的。匀波明白这利害，他的秘密只是抄录到自己的心上。

一群二十岁左右的人，只是因为二十岁这点点理由，他们可以放纵不拘作任何天真烂漫行为，××大学是无法取缔的。礼拜六的下午，同学们把一个礼拜的日课上过了，把饭吃过了，为国为家做人的义务，已经尽过，到应当由自己趣味，来支配时间的时候到了，几个人约到一个幽僻地方去开个小会。这会

是他们定下来有了一年的，每礼拜皆出席，每次出席如其他任何年青人的集会一样，还是说一些空话，吃一些东西，从耳朵中塞进问题，从口中塞进点心，到后大家唱一个歌或歌也不唱，就分手了。

但他们的会是匀波发起，因为发起人的缘故，这会的严肃气氛比本校其他哲学会，数学会，以及什么金贵银贱研究会都不同了。这会是“文学俱乐部”出面，向学校当局注过册的，实际内容比文学还宽泛许多。他们一到会，什么都谈，并且还不拘什么都作。其中有一件事，是每礼拜集会都不缺少的，就是同学中之一个，当众人来报告他那好管闲事的成绩。恋爱，吵架，写情书，以及……报告者总是用一个演谐剧者态度，把那所探得到的消息说出，另外还有个副手代为补充。被侦察的或是会中同学，或不是会中同学，皆不会使说者听者减少兴味。全是年青人，全是生活和课程都折磨不了那有生命力的身心，所以日子过下去，这俱乐部的会员，数目由四个到十七个，扩大成为一校最有名的组织，并且新来入会的，竟因为无法得到全体会员通过，全遭摈绝了。

会中没有女人，所以他们集会谈到女人时就多些，还更显得十分放肆。

因为个人的秘密，匀波这次到会较晚，走进作为会场的学校礼堂地下室第三号，推了门进去时，就听

到一阵拍掌鼓噪声音。

一个在数理系的同学，对于微积分得过最好奖语，却在这俱乐部中也得到盛名的蜜司忒文，××拍卖行经理人的儿子，从家长方面学得一种洋盘气派，正爬到一个桌子上去，如拍卖汽车时的神气，谈到一个故事。

匀波来了，讲话停顿，几个同学不让匀波说话，就掀拥匀波上了桌子，与那拍卖行的小开在一处并立了。那小开主席用小雄鸡的声音说道：“来得最迟的一个，应作本次集会的记录，把同学小宋的报告写下。”

年青人又用鼓噪一致赞成。

匀波看看在场人数，一共是十六个，按照习惯无可推托，就笑着答应了。

记录是应当拿了笔，坐到报告者一旁，把所有说明加以详细记载，且应尽力把说话者态度、声音、颜色描写到笔录上去，以便他日参考的。关于这一件事，匀波原最在行，他有一个诗人的天分，善于用字措词。只是他今天却有点儿心不在乎此等事情，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个隐秘，是关于那两个爱人之间其中一个女子的故事。他其所以迟到，也是为此。他想到有些不快乐的影子遮到自己心上，他有点一般男子都不缺少的自私。知道这事情会要来的，却料不

到那么快就发生了。

那名叫小宋的同学，是一个近视眼。这人眼睛虽患近视，有了点毛病，却在学校有“全能”的成绩。凡是平常人眼睛看不到的，他都有方法探听明白。他的聪明是全校公认的。他的天才是在没有方法完全明白事情上还能造一点谣言。他把谣言混合在最合理知的估计中，所以即或在说谎，听的人也仍然相信他的话。

他的声音又有点象雄鸡，这理由或者是这学校的位置有小小关系，牧师的籍贯同学生籍贯也有小小关系。学校七百人中，其中具雄鸡咯咯咯声音的，有四分之一左右，还有许多不单是在声音上象一只鸡，就是那外表，那带点骄傲的步武，把头昂起站在池塘边唱圣诗，那神气，也一切是公鸡的神气。女生则肥胖的很多，有公鸡声音却为母鸡体格，那因为这些人有很多是上了一点年纪，吃穿都很舒服，不知道学校以外每天在发生些什么事情。又或者是虽然出身处境很卑微，但想到一把学分念完，毕了业，就可以得张牧师或王牧师介绍，到青年会一类地方做个“干事”，所以也不得不胖了。

在这个会上没有母鸡，公鸡却有四席，当小宋笑眯眯的爬上了台子，站到那上面，最先学到他的同乡牧师，用战败公鸡神气，作一种祷告姿势，又用公鸡

声音喊了一句“阿们”时，引得另外几只同乡雄鸡都发笑了。他说：

“书记，记好罢，我说的是我们学校公主有了情人。”

大家就嚷着，“哈！说是谁？！”

匀波因为瞒着这事情有了一个月，听到这报告，以为是小宋发现这事了，手就微微发抖，不敢象其他人一样问小宋。小宋却非常稳定，若无其事，又喊了一声书记。匀波只是笑，悄悄的望望同学为这一件事情兴奋的情形。其中有沉默低下了头的人，是因为曾经对这女生倾心，现在也还是爱着，以为小宋提到的一定是自己，所以也如匀波一样，一颗心子为这消息跳跃着，血为这消息激动着，都想用憨笑处置过去，免得丢人。

“告给你们吧，我无意中拾了一封信件，裁开了。”

其中有个曾经为一女人写过信的，就说，“这是犯法的事！”

“为什么犯法？这信是写给我的，并不是写给公主。不过很奇怪的，是我并不在信架上得到，却在外楼走廊下得到。那信封面上明明白白写玄字十四号宋国才收，我于是就照到那标明的主权，把信裁了。”

另一只雄鸡叫着，“谁写的？”

“我不能告诉你这个，因为无关本题。我只说从这信上我知道一个秘密，就是我们的公主，同网球家×××要好。不止要好，还恐怕有了……”

大家说，“要命！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？”

“不止这样，还有一种使人不好意思说明的下文……”

匀波红了脸，站起身来说道，“小宋，你这是造谣言。”

小宋指到匀波，仿佛重新来介绍给同学的神气，“大家看，他说我是造谣言。他生气了，脸红了。我承认我是在造谣言吧。但也同时要得意我的计策，因为我探听得到我们的诗人，有点同公主要好的痕迹，为这件事我各处奔走，都证明这事是实在的。但没有十分完全的证据，如今可明白了。既然有人指我说造谣言，但问问为什么十五个人中只有匀波对我这谣言红了脸站起来否认，这理由一定是有一个的，要匀波答复才好。”

同学皆哄然大笑了，且有拍掌称赞小宋巧妙的取证的，就杂乱的嚷着，要匀波解释。一个同学平时以吃白食为能的，排除了众人的潮杂，貌作庄重，故意说道：

“这一定是谣言，因为无根据，无确证。不过我们让匀波来分辩分辩罢，因为若果这事情完全是谣

言，小宋是应当请我们吃酒处罚的。”

另一个法律系的同学就说，“小宋还得把所谓痕迹报告报告，才合乎‘司法制度’。”

大家嚷着十分纷乱，匀波本来应当受窘，如今反而总是微笑着。因为他见到这消息如何扰乱到同学的心，如何使同学兴奋，他忘记了消息露布以后不利于己种种的事情了。

到后众人议论稍平，集中到匀波一面了，要他答复。匀波就说：

“若果大家希望这谣言是事实，我用不着分辩了。若果有人还希望谣言是谣言，那我应当说，这希望也不完全错误。……”

从匀波口中取到了新的口供，于是全场重新起了骚扰与哗笑。同学中分成了两类，一类赞美小宋的聪明，匀波艳福。另一类则愤怒到小宋同匀波，因为若不是这两个人，这些学生是都对于那女子怀着有一点希望的，如今却俨然一切绝望了。但这两种人心情虽完全不同，笑闹总是一致。小宋另外提了一个议案，要本日书记报告这事情的内容，且同时记录下来，这苛刻的建议又起了纷乱，大家无法把问题弄清楚，大家各有所主张，有所争持。

匀波看看情形不好，于是乘小宋正在同一个北方大块头同学笑骂不已的时节，溜出了会场，走到图

书馆去了。

匀波当晚就买了许多点心，约请本会会员。他不说什么理由，吃点心的人也不问什么理由。

第二天，在××大学校宿舍间，就有了一张壁报，说到女人的事情，隐隐约约还有匀波的影子。这壁报，不消说就是那为女人写信失望过的同学所做的事情。与匀波同住的学生把壁报扯去，还是壁报发现以后五分钟的事。壁报出现时间虽只五分钟，但这消息如生着羽毛的翅膀，不到一会儿，就飞向女生宿舍那方面去了。

女生们，全是母鸡的性情，无事时话说得比男子更多。嫉妒，好事，虚伪，浅薄，凡是属于某种女子的长德，在这个学校也如其他学校一样，是比知识还容易得到许多的。各样知识装饰了这些女人的灵魂，香料同柔软衣服又装饰了这些女人的身体。她们信上帝却爱慕虚荣，上帝使她们安宁，不如别人称赞她们的美丽使她们快乐。她们的功课，都因为学校规则严格，做得完全及格，比男子还用功努力，可是功课外事情却都不知道。她们没有正当事情可作的时节，就在一处互相批评笑谑一阵，或者为教授们取一个绰号，或者为同学男子取一个绰号用为娱乐。她们讨论同伴中什么人肌肤白净，什么人善于收拾，又常常把话移到男子方面去。她们每一个人心里，都隐到

一个秘密中，却善于掩饰，不让同伴知道。其中一些出身教会，从卑微的境遇中爬到大学校里来，有小牧师的女儿，医院执事人的妹子，青年会司账人的亲戚，这些女人就常常到洋牧师家中去走动走动，也学到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，只向那些有势力的小姐们巴结表示好感，又嘲笑那些说英语发音不正的同学。

她们做礼拜一律都比男生显得专诚，有很好的嗓子，在礼拜堂中唱赞美诗，声音都异常动人。可是在某种小小变故发生时节，她们为惊讶而发的叫声，为悲哀而发的哭声，使人同时记起的是一个小兽物，一只病猫。她们那清亮喉咙，除了唱歌还用得到对骂上面去。教育虽使这些东西象一个女人，习惯使这些女人还各有一副为男子动心的外表。然而那根本上的种种，属于女人，以及属于靠到叫卖圣雅各为生活的家庭环境空气，这些女子是成了铸定的样子，永远不大会改变的。

她们来学校读书，在方便中也同男子恋爱，非常小心谨慎，看到男子发狂，就带着希奇不解的神气，同这个男子疏远了。一定要男子说了许多谎话，到后又自然而然为谎话所醉，就仍然在“方便”中嫁给这个男子了。凡是经什么男子爱过以后，即或是男子很坏，她们也都能忍受，相信配偶中的命定。她们的行为，有许多是十分贞节的，这些人无从恋爱或不敢嫁

人，把身体售给上帝，也就得到一切幸福了。

不过近年来学校办理的认真，使外国出钱的商人，慷慨的把钱送来，使中国有身分的绅士更信托的交给了许多儿女，学校一发达，社会地位增加了不少，因此全校空气也稍稍不同了。××大学男生有了两派，一派是基督教徒，酸溜溜的手拿圣经一本，外表朴素又极谦恭，预备把神学课程念完时节去小县城作牧师。另一派，则只吸收了点洋气，服饰整洁，语言流畅，会作一切的娱乐寻开心，英语演说会经常参加。在学校虽反基督教，出学校时还得用××学校出身的资格向人炫耀。女子中也有了两派，和男子差不多，所不同的是男子漂亮的将来作“官”，女子则一般是“太太”罢了。这也有点秘密，即才能不如品貌，品貌不如运气。总的说是全靠上帝保佑，上帝作主，因为人是上帝造的。

与匀波相好的女子，名字叫做一梅。这人出身中产家庭，父亲在从前的北京政府找得一些钱，讨了两个年青姨太太，她因此懂了许多属于女人的标致的爱好。她从一个教会女子中学毕业后，又学得了一些别的事情。因这两种理由，这人到了××大学来，不久就成为一校的“皇后”了。

“皇后”或“公主”，所有的事情，按照一时代风气所归，自然就是常常得尽点义务，看一些从不知什

么地方凭什么理由写来的信件。照例这要一点取舍本领，若是单有一个温柔的心可不行！因为大学生时代的年青男子，实在不甚容易应付，他们的热情是不讲道理的，他们的贪得，不是常常使他们糊涂，就是常常使他们胡闹。他们在这方面只知道进取，却不担负何种责任。什么人习惯于勇往直前，到后他就成了功。女子呢，按照生活所得的一点点经验，从家庭记到小心谨慎，从学校学到来往认识，从小说书同美国通俗影片看到接吻，做爱或关于男女悲剧同喜剧，对于婚姻男女意识，她们从这些各方面，就建立了各个做人的态度。胆小的感到男子麻烦而又难于处置，任性的又成为其他女子众矢之的，——因为是女人，女子与女子在同类中所发生的纠纷，比男女关系还更复杂，更难于处置。许多女子不敢同男子往来，只是因为担心同类的注意、妒忌和因之而来的一切不利于己的谣言。年青女子恐怕男子的负心，还没有恐怕另一女子散布流言为大。所以在学校中男女往来，女子对这件事必学会保守秘密，这比男子还更加要紧。即或许许多人关系已经成为公开的事实，她总不大愿意尽别一个同学来开心。

但中层社会女子原具“长舌”本能，在教会学校中，因为功课的拘束，与教会人格的努力，更容易培养这本能发展。因为完全是女人和女人互相无形监

视，××学校的学风，被人所夸奖，学校当局却获得了不应当得到的许多绅士的感谢。其中另外一些女子，自己没有与人相爱的机会，就把所发现的秘密广事传播，又还选择那要紧的来自其他传播和本人猜测得来的问题禀告学校，且以维持学风校誉，有得到学校的褒奖过这一类事情。

一梅是从中学校知道了各样做教会学校学生的诀窍，对男子极其谨慎，对女人却极其小心的。爱了匀波，并不完全秘密，总不让把柄落到女同学手中。她美丽而不骄傲，聪明懂事，又不缺少有教养家庭“小姐”高尚的身分。她对于男子十分得体，对于女子，更努力使那些吃教饭长大的同学无从置嘴，她用沉默拒绝了一切愚蠢男子的狂妄，用小点心安置到一切好说闲话女子的口中，所以她得到了全校的敬视，很少有人用恶意批评到这个人。

但自从壁报一出，在女生方面趣味可不同了。大家似乎并不以为这是损害了一梅多少，那在平日搽胭脂准备接吻的嘴唇，全为这一件事忙着了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我那次坐车到公园去，记到好象看到这两个人！”

“我知道她告假的理由！”

“我听到一个人说，她又听到另一个人说，匀波早是有妻子的人。”

“我听到是家里有个童养媳妇，还生了一个儿子。”

“我听说他们一定六月结婚，若果……那真是……”

“我听说他是定过婚了的，老婆是一个瘸子。”

“我听说不是瘸子，是出过洋，到过欧洲得过学位的人，留了一撮小胡子。——我说的是他那个岳父！”

“不会有胡子，是个癞痢头，斗鸡眼，好厉害！”

“可是家里有钱，出门一定坐汽车。”

“我还听说她是寡妇，因为若不是嫁过人的女子，不会这样待人。”

“我听说有一个男子为她自杀了，死的只是一个男子，不大熟习，并不十分爱好，所以不算寡妇。”

一切聪明而又大胆的设证与引例，是这学校女子们最感生兴味诸事之一种。

总而言之，她们说的不是听人谈到，就是由于自己所估计。听人说及就是听那些同学说及，与自己瞎估乱猜，还是一样的无可稽考。但话尽是三三五五谈下去，她们总不觉得一时就会厌倦。她们都把到这里说到的又去那里再说一次，互相交换谣言，所以下半日，一梅就从一个要好的女同学方面，听到说是有人骂她许多丑话。两个人都因为是女人，所以说到后来

都气哭了。

因这谣言的扩张，一梅完全变了。

在两天后，匀波同一梅，在一个教授家中会了面。

“匀波，我听到有谣言发生了。许许多多！”

“我也听到过！”

“我很不快乐！”

“你怕谣言吗？”

“我怕麻烦！我听到这谣言，哭过了，因为想不到谣言这样厉害。”

“那自然是应当有的事。”

两个人这样说了一阵，却都不曾把谣言说的是什么话提及。匀波从壁报发生以后，所听到的谣言只是平常的谣言，就是一听便可以知道谣言的传播，不外由于一些失意男子的浅薄攻讦。这出于男子的谣言，由一个男子当来，是极容易应付的。但一梅听得到的谣言，却全出于女子，女子照例对于谣言的散布，不拘任何小事，总有极大想象力使之变成动听的新闻。一梅听到的，是有人见过匀波的太太同儿子，这话由她那女友复述时，为了对朋友的忠荃，附了诚恳的誓言，帮助那谣言成为事实。

匀波本来可以询问一梅那方面谣言，究竟是些什么事，全因为这男子同另一女子的故事，使这聪明

男子有所顾忌，不能再作分辩了。

一梅因为女子的性格，既然还没有同匀波订婚，所以就不好意思把那些有人发誓证实过的谣言说出，说了一阵就分手了。

两人当面可以说清楚的，完全为一种隐情不曾提到，离开以后却各用想象来把这事加以解释，结果两人都为这谣言感到了动摇。有点难以招架情形。

一梅想，这样继续过日子，一定要把自己放到危险上面去，并且谣言可以转过方向，变成另外一种式样，损害到自己学业和前途，她就为匀波写了一个信去，表示他们的界限，是应当为舆论而划清的。当匀波接到一梅的信时，一梅也正得到匀波一个信，不过说话却完全相反。同谣言作战，是男子一种趣味，女子却极难同意。匀波的信反而增加了她的疑心，她以为可以从这方面更证实谣言并非完全谣言。

匀波的信写得极长，具一种文学的风格，他把一切理由都归之于“当然”，所以他要一梅更信任他一点，使友谊不致因谣言而动摇。凡是信上所说的话，全都是一个聪明的男子，有非常细腻思想，合乎自私，又好象极其大方，对付女人的话。他说到末了，还正想利用这谣言，得到一种先前还不曾得到的好处。他要求一梅于日内给他一个机会，再详细面谈一下。他打算在见到一梅时向她表示，如果她高兴答

复，他就要问她，愿不愿意用事实证明谣言。他还怀了决心，只要是一梅答应了允许他爱情的独占，他就决定同另外那人分手了。

一梅回复他的信，说是不必面谈。回信也很长，除了照到一个女子胆小畏事的性格，说了一些琐碎空话外，别的问题不提。她仿佛不甚懂到恋爱是要论及嫁娶的，所以就用一般人的措词，说我们始终是两个好朋友。她费了许久斟酌，还以为这话说得非常得体。关于谣言她依然不提，她极力避免接触到那中心问题上去。她意思想忠厚一点，既然发现了别人的危险，就不同这人要好，既然看到前面的路不大好走，就不向前好了。

匀波第二次又写了信，说及的还是见见面谈一下。这男子是懂得到两个不甚认识的人，写信非常有用，一到最后的事上，十次最得体的书信还不及一度五分钟的晤面。他要利用一个机会，一梅却不让他得到这机会。两人一同到课堂时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是照例不能多说空话的。另外下课时节，一梅总是故意同另外一些女生站在一处。匀波知道当前横阻的是那壁报的影响，只有日子可以慢慢的把痕迹拭去。

在四天之中，匀波似乎真爱上了一梅，忘却另外那一个人。虽说在那方面并无完全弃绝的意思，但心上的燃烧，是为一梅而起，不在平分春色了。

他计算到一梅的性情，认为事还大有可为，需要一些时间，所以他并不完全消沉。

等到他以为事情可以继续进行了，又为一梅写了封信去，到应当回信时，接到了一梅短短的一个回信，仍然失望。同时却接到一个极长的由他处寄来的信，这信是另外那个女子寄来的。

另外那个女人，责难到匀波的疏忽，又以为这疏忽或者由于疾病或心情不好，原谅到他。所说全是女子的谎话，解释到一切。这由于生活所酿成的恋爱的酒，若是女子没有其他妨碍，总比男子还容易醉倒，所有的空想，辽远而且无边，在男子认为是可笑的怪梦时，由女子看来常常是合理的希望。那女子因为匀波一礼拜来的疏隔，平时的灵魂习惯于用谄谀来培养，如今便衰萎了，寂寞了。因为男子取了后退姿式，激动了这年青女人的热情，奋勇而且顽固，第一天寄信来了，第二天还来了一个信。她明明白白的说，她是离不了他的，因为她爱他。

匀波是愿意在两者之间维持那“普遍趣味”的常态男人。他在一梅方面所有的损失，就从另外一人得到了补救机会。他同另外那女子，约了一会晤地点，见面了一次。他从那女人方面，讨得了些属于男女知己始放心赠与的放肆，一回住处，就又寄信给一梅，说是如何为她废寝忘餐。他说的话也仍然不完全是

谎话。一个男子，照例把已得到的当成分内的平常东西，得不到的却视为珍奇，而且即从此中生出懊恼，感到生存无多趣味。另外一方面的所得，无从抵销这一方面的不幸，所以匀波的确是为了一梅而不快乐的。

他非常爱她了，觉得一梅比另外那人一切都似乎完全。他爱了她，却又极力在男同学方面否认，因为要这样他才方便行事。

另外一处，一个礼拜的两次晤面，他已约定了。他在这最新的约束上，才知道做人的幸福。他在那另外女人身边，显得十分勇迈，十二分忠诚，毫无虚饰，完全倾倒。他一切行为皆非常得体，使那女子怀着一种燃烧的热情，又带着一点儿忧郁，与他接近。他因为想把事情做得完善一点，在一梅方面应当有的行为，就暂时来完全给了另外一个女人。

他自己常常心中设想，以为自己所有的行为，是在训练他自己的身心。用这个设辞，他就自己能原谅自己的行为，即或是才从另外那女人身边回来，又来为一梅寄信，夸张而且虚伪，他自己也不觉得可笑。在另外那女人方面，他又常常发誓，证明他的忠诚，当发誓的时节，他实在也不觉得还有别的女人，更比她完全更好。在男同学方面，他告他们，女子并不值得倾心，因为男子还有许多责任，要摆脱女子才能做

去。

象匀波年龄中凡是自作多情的男子，是富于好奇而又冒险的，他宁愿意胆战心惊来取他那还不曾得到的爱情，却不甘守着一种单纯熟习的情欲。他记着“有志者事竟成”的格言，总是极力向一梅要好。一梅因为这样，就故意坚持，不为所动。到后他渐渐的已经忘记了她，可是无事时，与另外那女人在放纵生活中有了厌倦，还是为一梅寄信。

他只把这件事当成一种游戏，日子就轻松愉快的过了下来，一梅却心中默认他是未来丈夫了。

两个女人都愿意他娶了她，另外一个从行为里发现了他的好处，一梅却从书信里发现了他的好处，却因为种种使女子不习惯的传说，对于婚姻问题无从启齿。三个人似乎都非常快乐，毫无缺陷，所以暂时不谈未来的事，还算是聪明的处置。

匀波在两方面中求完全，还另外更努力使谣言平息。他在那个文学俱乐部的集会上也赌了咒，说是一切谣言无稽，不可轻信，他否认从前小宋的传言，以及自己的告白。他说明这是一个夸张的企图，因为明白这事情的无望，所以现在任何人皆不爱了。

他在他的日记上，把关于同另外那个女子相晤会的事情，细节一一写上去，不过别人看来，却只看到他说某日某时阅读什么书籍的记录。他还常常有

意使这日记落到文学俱乐部会员的手中，却无一个人能够知道他指的那名著便是一个女人。

因为语言的辩给，在那文学会上是有人相信匀波的谎话的。那些要同一梅恋爱的白脸体面年青的人，到后来听到匀波的宣言，本来还有一点芥蒂的，也都来同匀波讲和了。

到暑期，学校方面给了匀波一个荣誉的奖章，作为匀波在功课方面的努力，以及其他品行方面模范的证明。实则只是校长为表示教会学校的大公无私而有的一种手段。

这个这样“完全”的人，却出人意外在秋天忽然害血毒病死掉了。文学俱乐部的人，都非常悲哀，非常忙碌，因为平常期会再不会有这个善于说谎的人出席，匀波的追悼会又只差三天就要举行了。

××学校都感到重大的损失，所有教授和同学都承认这天才的熄灭为十分可惜，为了表示各人的悲恸，都做诗做文章，登载到学校特刊上，开会纪念，大家作极其沉痛的演说，且商量立碑事情，各处捐款。两个女子自然更极其伤心，以为匀波是自己的唯一情人，在追悼会时各人都想到送了一个大而美丽的花圈去，却不写上赠这花圈人的姓名。

一九三〇年七月作